

列 宁

帝国主义是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人 民 大 版 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帝国主义是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论述)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兵 杜

目 录

序言	3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5
(一)	5
(二)	5
(三)	7
(四)	8
(五)	9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12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25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41
四 资本输出	55
五 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60
六 列强分割世界	68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79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89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99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112
注释	113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¹

(通俗的论述)

写于 1916 年 1—6 月

1917 年 4 月第一次在彼得格勒
印成单行本

接手稿刊印并根据单行本原文
作过校订

原文是俄文

本书选自《列宁全集》中文版
第 22 卷，在排印第二版时，
由译者根据原文又重新作了
一次校订

序　　言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 1916 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工作条件下，我当然深感法文和英文参考书的缺乏，尤其是俄文参考书的缺乏。但是，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纯理论性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我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也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采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合法”作品时不得不采用的那种伊索寓言式的一——可恶的伊索寓言式的一——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再读到小册子里那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象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关于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关于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彻底地背叛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关于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等等，当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不得不采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部即将再版的 1914—1917 年的国外论文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 119—120 页^① 上的一段文字：为

① 见本书第 111—112 页。——编者注

了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向读者说明，资本家以及转到资本家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同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怎样无耻地在兼并问题上撒谎，怎样无耻地掩饰本国资本家的兼并政策，我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细心的读者不难用俄国来代替日本，用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斯兰和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来代替朝鲜。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作 者

1917年4月26日彼得格勒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²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说过，本书在1916年写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现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许是不适当的，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不改写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无益处：他们看了这本被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合法的书，就会相信，象在现今的美国或在法国，虽然不久以前几乎全体共产党人都被逮捕，但他们还是可能并且必须利用共产党人还有的那一点点合法机会，来揭露社会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全部虚伪性。至于对这本经过检查的书的一些最必要的补充，我将在这篇序言中写出来。

(二)

本书已经证明，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割和重新分割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

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我在说明 1876 年和 1914 年世界分割的情形（第六章）以及说明 1890 年和 1913 年世界铁路分割的情形（第七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种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结。这种总结表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 10 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

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美、法“民主”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丐，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歌颂“威尔逊主义”，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达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市侩，完全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后来的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抑、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在1912年所估计的战争，正是1914年爆发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已经成了揭露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全部可耻的破产和一切叛变行为的纪念碑。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三请读者注意：宣言里有许多地方，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即将到来的这次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

设法地避开这些地方，就象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主义”这一国际上的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之流，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教士。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解体、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种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作家几十年来，特别是在他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现在“考茨基主义者”在全世界都同极端的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夺过来。

(五)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⁴；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 80—100 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从这样巨量的超额利润（因为这种利润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各“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正是在收买他们，用千百种方法，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方法在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

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活动家”。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估计到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末，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 1917 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 年 7 月 6 日

在最近十五年到二十年里，特别是西美战争（1898年）和英布战争（1899—1902年）之后，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和政治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了。1902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这位作者所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所站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有俄译本，1912年莫斯科版）。虽然作者在货币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且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但是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报刊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文章中所谈的，以及各种决议，如1912年秋的克姆尼斯和巴塞尔两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谈的，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

下面，我们就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尽量通俗的叙述。至于非经济方面的问题，尽管是值得一谈的，我们也不谈了。参考书目及其他注释，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感到兴趣的，所以放在书的最后面。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德国，每一千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50人以上的大企业在1882年有3个，1895年有6个，1907年有9个。每一百个工人中，这些企业的工人占22个、30个、37个。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大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关于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说明了这一点。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在3 265 623个企业中，大企业有30 588个，只占0.9%。在1 440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570万，即占39.4%；在880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660万马力，即占75.3%；在150万瓩电力中，它们占有120万瓩，即占77.2%。

不到百分之一的企业，竟占有总数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和电力！而297万个小企业（雇用工人5人以下的），即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无足轻重。

德国在1907年雇用工人1 000人以上的企业，有586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十分之一（138万），它们的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32%）^①。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银

^① 数字是根据《德意志帝国年鉴》（«Annalen des deutschen Reichs»）1911年索恩版综合的。

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加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猛烈。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划分出来，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在 1904 年，产值在 100 万美元以上前最大的企业有 1900 个（占企业总数 216 180 个的 0.9%）；它们有 140 万工人（占工人总数 550 万的 25.6%）；它们的产值有 56 亿美元（占总产值 148 亿美元的 38%）。5 年之后，在 1909 年，相应的数字如下：3 060 个企业（占企业总数 268 491 个的 1.1%），有 200 万工人（占工人总数 660 万的 30.5%），它们的产值有 90 亿美元（占总产值 207 亿美元的 43.8%）①。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 3 000 个大型企业，包括了 258 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成立协定；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美国统计上写着：在 250 个工业部门中有 3 000 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都有 12 个规模最大的企业。

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

① 见《美国 1912 年统计汇编》（《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2》）第 202 页。

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对另一些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第一、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能获得比‘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即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①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著，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一方面只剩下几个大煤业公司，采煤量达几百万吨，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大铸钢厂及其钢业辛迪加。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40万吨（1吨=60普特）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雇有1万个分住在工厂区各宿舍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个别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五六家大银行作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关税和运费来保护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

① 见《金融资本》俄译本第286—287页。

地步了”^①。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引起垄断,不过时间稍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海尔曼·列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一本专论“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的著作中的一段话: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带来了垄断的趋势。一方面,集中的结果,必须在企业上耗费大量的资本;因此,在必要资本数量方面对新企业的要求愈来愈高,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地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用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如卡特尔、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②

在五十年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企图用缄默这种

^① 见汉斯·吉德翁·海曼所著《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Hans Gideon Heymann: «Die gemischten Werke im deutschen Grossseisengewerbe»)1904年斯图加特版第256,278页。

^② 见海尔曼·列维所著《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Hermann Levy: «Monopole, Kartelle und Trusts»)1909年耶拿版第286,290,298页。

阴谋手段来埋葬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证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引起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个别表现，同时却继续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推翻了。”但是，英国俗话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还是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期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引起垄断，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现阶段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那是在二十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可以从 1860 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个别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例子；在这些例子里，可以发现现在极常见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垄断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重要的时期，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各国工业衰落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当时，英国已经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生存的形式”。

“大转变开始于 1873 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开始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这次萧条经历了欧洲经济史中的二十二年，只有在八十年代初稍有间断，在 1889 年左右发生过异常蓬勃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在 1889—1890 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

尔来利用行情。轻率的政策不断提高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荣地埋葬在‘破产的坟墓’里了。后来又过了五年业务不振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是一件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到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它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了以后再没有重大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十九世纪末的蓬勃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工业和炼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的标志下发生的。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①

总之，垄断组织的发展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1）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过广泛的发展，但是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3）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

① 见泰·弗格尔斯坦所著《资本主义工业的金融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形成》(Th. Vogelstein: «Die finanzielle Organisation der kapitalistischen Industrie und die Monopolbildungen»)一文，载于《社会经济概论》(«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1914年社宾版第6篇。请参照同一作者所著《英美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组织形式》(«Organisationsformen der Eisenindustrie und Textilindustrie in England und Amerika»)1910年来比翰版第1卷。

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规定产品数量，确定价格，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约有250个，在1905年约有385个，参与的企业约有12000个^①。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业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单是这12000个最大的企业，大概就集中了占总数一半以上的汽力和电力。北美合众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185个，在1907年是250个。美国的统计把所有的工业企业分为三类：属于个人的，属于商号的，属于公司的。最后这一类，在1904年占企业总数的23.6%，在1909年占25.9%，即四分之一以上。这些企业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70.6%，在1909年占总数的75.6%，即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产值分别是109亿美元和163亿美元，即占总产值的73.7%和79%。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时，已经集中了该区总采煤量的86.7%，而在1910年，则已经达到95.4%^②。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且形成

① 见里歇尔博士所著《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Dr. Riesser: «Die deutschen Grossbanken und ihre Konzentratio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Gesamt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1912年第4版第149页；罗·利夫曼所著《卡特尔与托拉斯以及国民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R. Liefmann: «Kartelle und Trusts und die Weiterbildung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 1910年第2版第25页。

② 见弗里茨·克斯特涅尔博士所著《强迫加入组织。卡特尔与局外企业斗争情形的研究》(Dr. Fritz Kestner: «Der Organisationszwa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Kämpfe zwischen Kartellen und Aussenseitern») 1912年柏林版第11页。

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 (Standard Oil Company^①)，是 1900 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 15 000 万美元。当时发行了 10 000 万美元的普通股票和 10 600 万美元的优先股票。自 1900 年起至 1907 年止，优先股票每年获得的股息分别为：48%、48%、45%、44%、36%、40%、40%、40%，共计 36 700 万美元。1882 年到 1907 年的纯利为 88 900 万美元，其中 60 600 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②。“钢业托拉斯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③) 所有企业的职工，在 1907 年不下 210 180 人。德国采矿工业中最大的企业，即‘格耳晋基尔恒矿业公司’(Gelsenkirchener Bergwerksgesellschaft) 在 1908 年有 46 048 个职工”^④。钢业托拉斯在 1902 年就生产了 900 万吨钢^⑤。它的钢产量在 1901 年占美国全部钢产量的 66.3%，在 1908 年占 56.1%^⑥。它的矿石开采量，在 1901 年占 43.9%，在 1908 年占 46.3%。

美国政府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说：“它们比竞争者优越，是因为它们的企业规模大、技术装备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创办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量地采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此目的，它收买了与烟草加工多少有关的一切发明专利权，耗费了巨额的款项。有许多发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须经过在托拉斯供

① 美孚油公司。——译者注

② 见罗·利夫曼所著《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R. Liefmann: «Beteiligungs- und Finanzierungsgesellschaften. Eine Studie über den modernen Kapitalismus und das Effektenwesen») 1909 年耶拿第 1 版第 212 页。

③ 美国钢铁公司。——译者注

④ 见前书第 218 页。

⑤ 见齐·契尔施基博士所著《卡特尔与托拉斯》(Dr. S. Tschierschky: «Kartell und Trust») 1903 年哥丁根版第 13 页。

⑥ 见泰·弗塔尔施坦所著《组织形式》(Th. Vogelstein: «Organisationsformen») 第 275 页。

职的工程师的改进。在 1906 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发明专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设立了自己的铸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在勃鲁克林，每个这样的工厂平均有 300 个工人，专门根据发明试制纸烟、小雪茄、鼻烟、包装用的锡纸和烟盒等等，并且就地改进各种发明。”^① “其他托拉斯也雇有所谓 *developping engineers*（改进技术的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明新的生产方法，进行技术改良的试验。钢业托拉斯给那些在提高技术或减低费用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和工人以高额奖金。”^②

德国的大工业，例如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的化学工业，也是这样组织技术改良工作的。到 1908 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经在这个工业中造成了两个主要“集团”，它们按自己的方式同样走到垄断。起初，这两个集团是由两对各有资本 2 000—2 100 万马克的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一方面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迈斯迪拿工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方面是路易港的苯胺制碱厂和爱北斐特的前拜耳公司。后来，一个集团在 1905 年，另一个集团在 1908 年，又各同另一个大工厂成立了协定。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边联盟”，各有资本四五千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已经开始“接近”，订立价格“条约”等等^③。

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① 烟草工业联合委员会委员的报告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Corporations on the Tobacco Industry*) 1909 年华盛顿版第 266 页。——引自保尔·塔弗尔博士所著《北美托拉斯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Dr. Paul Tafel: «Die nord-amerikanischen Trusts und ihre Wirkungen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echnik») 1913 年斯图加特版第 42 页。

② 同上，第 49 页。

③ 见里歇尔所著前书第 3 版第 547 页及往下各页，据报纸报道 (1916 年 6 月)，不久前又成立了一个把德国整个化学工业联合起来的大型托拉斯。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象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铁矿产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定来“瓜分”这些市场。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路线和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向完全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涅尔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企业的斗争”的著作，所谓“局外企业”，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他这本著作叫做《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当叫做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只要看看垄断者同盟在为了这种“组织”而进行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时所采取的那些手段，也是有益处的。这些手段就是：（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最重要手段之一”）；（2）用“联盟”方法（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剥夺劳动力；（3）剥夺运输工具；（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降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企业”，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耗费几百万金钱，以便在某一时

期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在汽油工业中就有过这样的例子：价格从 40 马克跌到 22 马克，差不多跌了一半！；（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下面就是这种过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涅尔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的活动方面，也在发生某种转变，从先前那种商人活动转变为组织者、投机者的活动。能够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会根据自己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寻找并且‘发现’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能够预先估计到，哪怕只是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全部经济的基础，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就是生产社会化，但是人类所达到的这种社会化的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下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市侩式的反动批评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车，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

克斯特涅尔说：“由于卡特尔的组成而使价格长期上涨的现象，至今还只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煤、铁和钾等部门，而在成品方面则从来没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限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对此还要作一点补充：原料加工（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业，不仅因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利

润的好处，使那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业受到损失，而且它对这一工业还保持一定的统治关系，这是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①

我们加上着重号的那几个字，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不愿意而且很少承认的，也是以卡·考茨基为首的现代的机会主义辩护者所竭力支吾搪塞、回避不谈的。统治关系和同它相联系的暴力，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万能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

我们再举一个说明卡特尔支配一切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来源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就特别容易产生，垄断组织就特别容易形成。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来源的其他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连这个工业也高度卡特尔化了。水泥厂都按区域联合成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的价格：每一车厢水泥的售价是230—280马克，而成本却只有180马克！企业付出12%—16%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分得股息之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消除如此盈利的工业部门中的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散布谣言，说工业的情形很坏；在报上登匿名广告说，“资本家们，小心点！别在水泥业上投资！”；最后就收回“局外企业”（即没有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付给他们6万、8万以至15万马克的“出让费”^②。垄断组织用尽一切办法，从偿付一点“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按美国方式“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

① 见克斯特涅尔所著前书第254页。

② 见路·厄什韦葛所著《水泥》一文（《Zement》 von L. Eschwege），见《银行》杂志（《Die Bank》）1909年第1期第115页及往下各页。

止，在一切地方为自己开辟道路。

所谓用卡特尔消除危机，这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特点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余工业部门“更加严重地缺乏计划性”，正如《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这本好书的作者厄伊得尔斯所承认的那样^①。

资本主义的无耻的辩护者利夫曼说：“国民经济越发展，就越是要求助于更带冒险性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求助于需要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企业，或者求助于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业。”^②冒险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同资本的大量增加有关的，资本可以说是漫溢出来而流向国外，如此等等。同时，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个利夫曼又不得不承认说：“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组织的大变革”……如电力、航空……“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经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很厉害的投机事业发展起来……”^③

危机——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厄伊得尔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断：

① 见厄伊得尔斯所著《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Jeidels: «Das Verhältnis der deutschen Grossbanken zur Indust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isenindustrie») 1905年莱比锡版第271页。

② 见利夫曼所著《参与和投资公司》第434页。

③ 同上，第465—466页。

“遭到 1900 年危机的，除了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有许多在今天说来结构上已经过时了的所谓‘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起来的企业），“它们是在工业高涨时浮到浪头上来。价格的低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单纯’企业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这是大的联合企业根本没有遇到过的，或者仅仅在极短的时期内碰到过。结果，1900 年的危机所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是 1873 年的危机远远比不上的。1873 年的危机虽然也选留了一些较好的企业，但是这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并没有使胜利地渡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占据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现在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很复杂，组织分布很广，资本雄厚），而且垄断程度很高；其次是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的某些部门和交通等方面的企业，不过垄断程度较低。”^①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的实际的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完备，极不充分，和极其不足的。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银行原先的主要业务是在支付中起中介作用。这样，银行就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即生利的资本，把所有一切货币收入集合起来交给资本家阶级支配。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几个机构，银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

^① 见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 108 页。

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许许多多普通的中介人变为极少数垄断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来谈一谈银行业的集中。

在 1907/8 年，德国所有资本在 100 万马克以上的股份银行，共有存款 70 亿马克；在 1912/3 年，已经有 98 亿马克。五年中增加了 40%，而且这新增加的 28 亿马克中，有 275 000 万马克属于 57 家资本在 1 000 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存款在大小银行中的分配情形如下①：

在存款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柏林 9 家 大银行	其余 48 家资本 在 1 000 万马克 以上的银行	115 家资本在 100—1 000 万 马克的银行	资本不到 100 万马克 的小银行
1907/8 年……	47	32.5	16.5
1912/3 年……	49	36	12

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而大银行当中仅仅 9 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但是，这里还有许多情况没有注意到，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关于这些以后再讲。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计算，1913 年年底，存款总额约为 100 亿马克，而柏林 9 家大银行就占了 51 亿马克。这位作者不仅注意到存款，而且注意到全部银行资本，他写道：“1909 年年底，柏林 9 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 113 亿马克，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数

① 见阿尔弗勒德·兰斯堡所著《五年来德国银行的业务》(Alfred Lansburgh: «Fünf Jahre d. Bankwesen»)一文，见《银行》杂志(«Die Bank»)1913 年第 8 期第 723 页。

的 83%。‘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约 30 亿马克，同普鲁士国有铁路管理局一样，也是旧大陆上资本积聚最多，而且分权程度很高的企业。”①

我们把提到“附属”银行的地方加上着重号，因为这是最新资本主义集中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仅直接吞并小企业，而且通过“参与”小企业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等等来“联合”小企业，征服它们，吸收它们加入“自己的”集团，用术语说，就是加入自己的“康采恩”。利夫曼教授写了一本 500 页的大“著作”，描述现代的“参与和投资公司”②，可惜，这本书里除了一些往往没有加过工的原始材料以外，还有一些十分低劣的“理论”推断。关于这种“参与”制在集中方面造成的结果怎样，说得最清楚的是银行“活动家”里谢尔那本论德国大银行的著作。但是，在引用他的材料之前，我们先举一个“参与”制的具体例子。

“德意志银行”“集团”，是所有大银行集团当中最大的集团之一，甚至是最大的一个集团。要弄清楚把这一集团所有的银行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必须分清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参与”，或者说是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依赖（比较小的银行对“德意志银行”的依赖）。结果情形如下③：

①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德国信用银行》(Schulze-Gaevert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一文，见《社会经济概论》(«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1915 年杜宾根版第 12 页和第 137 页。

② 见罗·利夫曼所著《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1909 年耶拿第 1 版第 212 页。

③ 见阿尔弗勒德·兰斯堡所著《德国银行业中的参与制》(Alfred Lansburgh: «Das Beteiligungssystem im deutschen Bankwesen»)一文，见《银行》杂志(«Die Bank»)1910 年第 1 期第 500 页。

“德意志 银行”	第一级依赖:	第二级依赖:	第三级依赖:
	始终参与的……… 17家银行;	其中有9家又 参与34家银行;	其中有4家又 参与7家银行。
	不定期参与的……… 5家银行; 间或参与的……… 8家银行;	其中有5家又 参与14家银行;	其中有2家又 参与2家银行。
	共 计……… 30家银行;	其中有14家又 参与48家银行;	其中有6家又 参与9家银行。

在“间或”隶属于“德意志银行”的8家“第一级依赖”的银行中，有3家外国银行：一家是奥地利的（维也纳“联营银行”——《Bankverein》），两家是俄国的（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直接和间接地、全部和局部地加入“德意志银行”集团的，共有87家银行，这个集团所支配的资本，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共有二三十亿马克。

一家银行既然领导着这样一个集团，并且同其他五六家稍小一点的银行成立协定，来办理公债之类的特别巨大、特别有利的金融业务，那就很明显，这家银行已经超出“中介人”的作用，成了极少数垄断者的同盟。

从我们简略地摘引在下面的里谢尔的统计材料里，可以看出，正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发展得十分迅速：

柏林 6 家大银行拥有的机构

年 份	在德国的 分支结构	存款部和 兑换所	始 终 参 与 的 德 国 股 份 银 行	机 构 总 数
1895………	16	14	1	42
1900………	21	40	8	80
1911………	104	276	63	450

我们看到，银行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了全国，汇集了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成千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

的全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后来又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述那段引文中，代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个“分权”，实际上却是愈来愈多的从前比较“独立的”、确切些说是地方性的同外界隔绝的经济单位，隶属于一个统一的中心了。其实，这是集权，这是加强垄断巨头的作用、意义和实力。

在比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银行网”更密。英国——包括爱尔兰在内——1910年所有银行的分行，共有7 151家。其中4家大银行各有400家以上的分行（自447家至689家），另外还有4家大银行各有二百多家分行，11家银行各有一百多家分行。

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 Crédit Lyonnais, Comptoir National 和 Société Générale^①的业务和分行网发展的情形如下^②：

	分行和存款部数目			资本额 (单位百万法郎)	
	在地方上	在巴黎	共计	自己的	别人的
1870年……	47	17	64	200	427
1890年……	192	66	258	265	1 245
1909年……	1 033	196	1 229	887	4 363

为了说明现代大银行“联系”的特点，里谢尔引用了德国和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它的资本在1914年已经达到3亿马克）收发信件的统计数字：

	信件数目	
	收到的	发出的
1852年……	6 135	6 292
1870年……	85 800	87 513
1900年……	533 102	626 043

① “里昂信贷银行”、“国民贴现银行”、“总公司”。——编者注

② 见欧根·考夫曼所著《法国银行业》(Eugen Kaufmann: «Das französische Bankwesen») 1911年杜宾根版第356页和第362页。

巴黎大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的账户，在1875年是28 535个，而在1912年已经增加到633 539个。^①

这些简单的数字，也许比长篇议论更能清楚地表明：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银行替几个资本家办理往来账，似乎只是执行着一种纯粹技术性的、纯粹辅助性的业务。而当这种业务的范围扩展到很大的时候，极少数垄断者就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商业务，就能通过银行的联系，通过往来账及其他金融业务，首先确切地了解各个资本家的业务状况，然后加以监督，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难信贷的办法来影响他们，最后则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决定他们的收入，夺去他们的资本，或者使他们有可能迅速而大量地增加资本等等。

我们刚才谈到柏林“贴现公司”有3亿马克的资本。“贴现公司”的资本增加的经过，也是柏林两家最大的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争夺霸权的斗争中的一幕。在1870年，“德意志银行”还是一家新银行，资本只有1 500万马克；而“贴现公司”有3 000万马克。在1908年，前者有资本2亿，后者有资本17 000万。到1914年，前者的资本增加到25 000万，后者因为同另一家第一流的大银行“沙福豪森联合银行”合并，资本就增加到了3亿。当然，在进行这种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同时，这两家银行也订立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巩固的“协定”。这种发展的进程，使得那些在观察经济问题时决不越出最温和、最稳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的银行专家，也不得不做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的《银行》杂志就“贴现公司”资本增加到3亿马克这一点

^① 见让·列斯居尔所著《法国储蓄》(Jean Lescure: «L'épargne en France») 1914年巴黎版第52页。

写道：“其他银行也会跟着走上这条道路的，现在在经济上统治着德国的300人，将会逐渐减到50人、25人甚至更少一些。不要以为最新的集中运动将仅限于银行业。各个银行间的紧密联系，自然会使这些银行所保护的工业家的辛迪加接近起来……总会有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会惊奇地发现我们面前尽是一些托拉斯，到那时就必须以国家垄断来代替私人垄断。然而，除了听凭事情自由地发展，让股票稍稍加速这种发展以外，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①

这就是资产阶级政论家无可奈何的典型表现，而资产阶级学者和这种政论家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更不老实，力图掩饰事情的本质，拿树木来遮盖森林而已。看见集中的后果而感觉“惊奇”；“责备”资本主义德国的政府或资本主义的“社会”（“我们”）；害怕采用股票会“加速”集中，例如德国的一个“卡特尔问题”专家契尔施基就害怕美国托拉斯，“宁愿”要德国的卡特尔，因为德国的卡特尔似乎“不会象托拉斯那样过分地加快技术和经济的进步”^②，——这难道不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吗？

但是，事实还是事实。德国没有托拉斯，“只”有卡特尔，但统治德国的，不超过300个资本巨头，而且这些巨头的人数还在不断地减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有什么样不同的银行法，银行总是大大地加强并加速资本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过程。

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里写过：“银行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

① 见阿·兰斯堡所著《一家有三亿资本的银行》(A. Lansburgh: «Die Bank mit den 300 Millionen»)一文，见《银行》杂志1914年第1期第426页。

② 见齐·契尔施基所著前书第128页。

(见俄译本第3卷第2部第144页⁵)。我们所引用的关于银行资本的增长、关于最大银行的分支机构及其账户数目的增加等材料，都具体地向我们表明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这种“公共簿记”，而且不仅是资本家阶级的公共簿记，因为银行所收集(虽然只是暂时收集)的，是一切货币收入，其中也有小业主的，也有职员的，也有少数上层工人的。“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从形式上看来，这是由现代银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最大的银行在法国不过3家到6家，在德国有6家到8家，它们支配着几十亿几十亿的款额。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分配，就其内容来说，决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大资本(首先是最大的、垄断的资本)的利益的，因为大资本是在民众忍饥挨饿，整个农业的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重工业”向其他一切工业部门收取贡税的条件下活动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方面，储金局和邮政机关也开始同银行竞争，它们是比较“分权”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更多的区域、更多的偏僻地方和更广大的居民群众中。下面是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收集的比较银行和储金局存款增加情形的统计材料①：

	存款(单位十亿马克)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银行 存款	储金局 存款	银行 存款	储金局 存款	银行 存款	互 贷 协 会 存 款
1880年……	8.4	1.6	?	0.9	0.5	0.4
1888年……	12.4	2.0	1.5	2.1	1.1	0.4
1908年……	23.2	4.2	3.7	4.2	7.1	2.2
						13.9

储金局为了支付4%和4.25%的存款利息，就必须给自己的

① 美国全国金融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的材料，见《银行》杂志(«Die Bank»)1910年第1期第1200页。

资本找到“有利的”投资地方，如从事票据、抵押等业务。银行和储金局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失”。例如波洪和爱尔福特的商会，就要求“禁止”储金局经营票据贴现之类的“单纯的”银行业务；并且要求限制邮政机关经营“银行”业务^①。银行大王好象是在担心国家垄断组织会不会从意料不到的地方钻出来站在他们旁边。当然，这种担心不过是一个办公室的两个科长之间的竞争。因为储金局的几十亿资本，实际上终究还是由那些银行资本巨头们支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

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被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所替代，还表现在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银行》杂志写道：“从前交易所是流通中必要的中介人，当时银行还不能把发行的大部分有价证券推销到自己的顾客中间去，而现在交易所早已不是这样的中介人了。”^②

“‘任何银行都是交易所’，——这是一句现代的名言。银行愈大，银行业的集中愈有进展，这句名言所包含的真理也愈多。”^③“从前，在七十年代，象年轻人那样放荡的”（这是对1873年交易所的崩溃，对滥设企业者的丑事^④等等所作的一种“微妙的”暗示）“交易所，开辟了德国的工业化时代，而现在银行和工业已经能‘独自应付’了。我国大银行对交易所的统治……正表明德国是一个十分有组织的工业国。如果说这样就缩小了自动起作用的经济规律

① 见《银行》杂志1913年第811页和第1022页；1914年第713页。

② 见《银行》杂志1914年第1期第316页。

③ 见奥斯卡·施提利希博士所著《货币与银行业》(Dr. Oscar Stillich: «Geld-und Bankwesen») 1907年柏林版第169页。

的范围，而大大扩大了通过银行进行有意识的调节的范围，那末少数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方面所负的责任也就因此而大大加重了。”^①德国教授舒尔采-格弗尼茨就是这样写的，这位教授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辩护士，是各国帝国主义者眼中的权威，他力图抹杀一件“小事情”，即这种通过银行进行的“有意识的调节”，就是由极少数“十分有组织的”垄断者来掠夺大众。资产阶级教授的任务不是暴露全部内幕，不是揭穿银行垄断者的种种勾当，而是加以粉饰。

一位更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和银行“活动家”里谢尔也完全一样，他用一些言之无物的空话来回避无可否认的事实：“交易所从前有一种为全部经济和有价证券流通所绝对必需的性能，它当时不仅是它所汇集的那些经济运动的一种最准确的尺度，而且几乎是那些经济运动的一个自然的调节者，而现在这种性能已经逐渐消失了。”^②

换句话说，旧的资本主义，即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者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的资本主义，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的现象的鲜明特征，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的混合物的鲜明特征。人们自然要问，这种最新的资本主义究竟“过渡”到哪里去呢？但是，资产阶级学者都不敢提出这个问题。

“在三十年前，不属于‘工人’体力劳动范围以内的经济工作，十分之九都是由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来做的。而现在呢，这种经济上的脑力工作十分之九都是由职员们来担任了。在这一发展过程

①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德国信用银行》(Schulze-Gaevernitz: «Die deutsche Kreditbank»)一文，见《社会经济概论》(«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1915年杜宾根版第101页。

② 见里谢尔所著前书第4版第629页。

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银行业。”^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这种供认，使人们一再想问：最新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究竟是向哪里去的过渡呢？——

在少数几个由于集中过程而仍然处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领导地位的银行中间，成立垄断协定、组织银行托拉斯的倾向自然会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强烈。美国现在已经不是 9 家，而是 2 家最大的银行，即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和摩尔根的银行，控制着 110 亿马克的资本^②。在德国，我们上面指出的“贴现公司”吞并“沙福豪森联合银行”的事实，引起了代表交易所利益的《法兰克福报》^③ 如下的一段评论：

“随着银行的日益集中，一般可以发放贷款的机构也减少了，这就使大工业更加依赖于少数银行集团。在工业同金融界联系密切的情况下，需要银行资本的那些工业公司活动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因此，大工业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看待银行的日益托拉斯化（联合成或转变为托拉斯）；的确，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各大银行康采恩开始成立某种协定，某种限制竞争的协定。”^④

银行业发展的最新成就还是垄断。

说到银行和工业的密切联系，那末，正是在这一方面，银行的新作用恐怕表现得最明显。银行给某个企业主贴现期票，给他开立往来账户等等，这些业务单独地来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个企业主的独立性，银行也没有越出普通的中介人作用的范围。可是，如果这些业务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加强，如果银行把大量资本“收集”在

①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德国信用银行》一文，见《社会经济概论》1915 年社宾根版第 151 页。

② 见《银行》杂志 1912 年第 1 期第 435 页。

③ 引自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前文，见《社会经济概论》第 155 页。

自己手里，如果办理某个企业的往来账使银行能够更详细、更充分地知道这位顾客的经济情形（事实上确实如此），那末，结果就是工业资本家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

同时，银行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之间的所谓个人联合也发展起来，双方通过占有股票，通过银行和工商业企业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而日益溶合起来。德国经济学家厄伊得尔斯搜集了关于这种形式的资本集中和企业集中的极为详细的材料。柏林 6 家最大的银行由经理作代表，参加了 344 个工业公司，又由董事作代表，参加了 407 个公司，一共参加了 751 个公司。它们在 289 个公司中各有两个监事，或者占据了监事长的位置。在这些工商业公司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如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饭馆、戏院、工艺美术业等等。另一方面，在这 6 家银行的监事会中（在 1910 年）有 51 个最大的工业家，其中有克虏伯公司的经理，大轮船公司 «Hapag» (Hamburg—Amerika)^① 的经理等等。在 1895—1910 年间，这 6 家银行中的每一家银行都参加了替数百个（281 个至 419 个）工业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工作^②。

除了银行和工业进行“个人联合”以外，这两种公司又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厄伊得尔斯写道：“他们自愿把监事的位置让给很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这些人可以使公司在同当局交涉的时候得到不少的方便（!!）……”“在大银行的监事会里，常有国会议员或柏林市议会的议员。”

可见，所谓大资本家垄断组织，正在通过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途径十分迅速地创立和发展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几百个金融大王之间的某种分工正在有步骤地形成：

① “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编者注

② 见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和里谢尔所著前书。

“除了个别大工业家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如加入银行董事会等等），“地方银行经理专管某一工业区以外，大银行领导人之间的专业化也有某些加强。这样的专业化，只有在整个银行企业的规模很大，尤其是在银行同工业的联系很广的时候，才可能实现。这种分工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把联系整个工业界的事情交给一个经理，作为他的专职；另一方面，每个经理都负责监督几个企业或几组在行业上、利益上彼此相近的企业……”（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有组织地监督各个企业的程度了）“……某个经理专门管德国工业，甚至专门管德国西部的工业”（德国西部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另一些经理则专门负责同外国和外国工业联系，了解工业家等等的个人的情况，掌管交易所业务等等。此外，银行的每个经理又往往专管某个地方或某个工业部门：有的主要是在电力公司监事会里工作，有的是在化学工厂、啤酒厂或制糖厂里工作，有的是在单独的企业中工作，同时又参加保险公司监事会…… 总而言之，在大银行里，随着银行业务的扩大和业务种类的增多，领导人的分工无疑也就更加细密，其目的（其结果）是使他们的知识稍微超出所谓单纯的银行业务，使他们更有判断的能力，更熟悉工业的一般问题以及各工业部门的特殊问题，培养他们在银行的工业势力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能力。除了这些办法以外，银行还竭力挑选熟悉工业的人物、企业家、过去的官吏，特别是在铁路和采矿部门中工作过的官吏，来参加本银行的监事会”等等。^①

在法国银行业里，也有这类的机构，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例如，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之一“里昂信贷银行”，专门设了一个“金融情报收集部”(service des études financières)。在那里工作

① 见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 157 页。

的经常有五十多个工程师、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等。这个机构每年耗费六七十万法郎。这个部又分成八个科：一科专门收集关于工业企业的情报，另一科研究一般统计，第三科研究铁路和轮船公司，第四科研究证券，第五科研究财务报告等等。^①

结果，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溶合起来，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中肯的说法，日益混合生长了；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万能的性质”的机构。我们认为必须引用在这方面最有研究的作家厄伊得尔斯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的看法：

“我们考察了全部工业联系，结果发现那些为工业工作的金融机构具有万能的性质。大银行同其他形式的银行相反，同有时著作中提出的关于银行应当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或某一工业部门工作，以免丧失立脚点这样的要求相反，总是力求在尽可能不同的地区和生产部门同工业企业发生联系，力求消除各个地方或各个工业部门因各个企业历史情况不同而发生的资本分配不均的现象。”“一种趋势是使银行同工业的联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另一种趋势是使这种联系更加巩固和加强；这两种趋势在六大银行中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已经在同样程度上大规模地实现了。”

在工商界经常听到有人埋怨银行的“恐怖主义”。既然大银行象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发号施令”，那末听到这样的埋怨也就不奇怪了。1901年11月19日，柏林所谓D字银行（四家最大银行的名称都是以字母D开头的）之一，给“北德—西德—中德水泥辛迪加”管理处写了这样一封信：“兹阅贵处本月18日在某报上登载的通知，我们应当认为贵辛迪加定于本月30日召开的全体大会，可能通过一些改革贵企业而为敝行所不能接受的决议。因

^① 引自欧报·考夫曼所著关于法国银行的文章，见《银行》杂志1909年第2期第851页及往下各页。

此我们感到十分遗憾，不得不停发贵辛迪加所享有的贷款……如此次大会并不通过敝行不能接受的决议，并对将来也不通过这种决议提出相应的保证，敝行愿就给予贵辛迪加以新贷款的问题举行谈判。”①

其实，这也就是小资本在埋怨大资本的压迫，不过这里列入“小”资本的，是整整的一个辛迪加罢了！大小资本之间的旧斗争，又在一个新的、高得无比的发展阶段上恢复起来了。当然，拥有亿万巨资的大银行企业，也能用从前远不能相比的办法来推动技术的进步。例如银行设立专门的技术研究会，研究成果当然只能由“友好的”工业企业来享用。这一类机构有“电气铁路问题研究会”、“中央科学技术研究局”等等。

大银行的领导人自己不会看不到这里所形成的，是国民经济的一些新条件，但是他们在这些条件面前束手无策。

厄伊得尔斯写道：“凡是在最近几年来考察过大银行经理和监事人选变更情形的人，都不能不看出，权力逐渐转到了一些认为积极干预一般工业的发展是大银行必要的、愈来愈迫切的任务的人物手中，并且，这些人和老的银行经理在业务方面，往往也在个人关系方面就由此发生了意见分歧。实质上问题是在这里：银行是一种信用机关，它会不会因为干预工业生产过程而受到损失呢；它会不会因为从事这种同信贷中介作用毫不相干的业务，从事这种会使它比从前更受工业行情的盲目支配的业务，而牺牲掉自己的稳固的原则和可靠的利润呢。许多老的银行领导人都这样说。但是，大部分新起的领导人却认为积极干预工业问题是必然的，正象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必然会产生大银行和最新的工业银行业一

① 见奥斯卡·施提利希博士所著《货币与银行业》1907年柏林版第148页。

样。双方的意见只有一点相同，就是大家都认为大银行的新业务既没有什么固定的原则，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①

旧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新资本主义是向某方面去的一种过渡。要想寻找“固定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来“调和”垄断和自由竞争，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实践家的自白，听起来和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之流的“理论家”的颂扬完全不同，这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在用官场口吻颂扬“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美妙。

大银行的“新业务”究竟是什么时候完全确立起来的呢，——关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厄伊得尔斯那里找到相当确切的答复：

“工业企业间的联系及其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机构即既按集权又按分权原则组织起来的大银行，成为国民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现象，未必早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把这个起点移到 1897 年，当时各种企业都实行了大‘溶合’，为了适应银行的工业政策而第一次造成了新式的分权组织。也许还可以把这个起点移到更晚一些的时候，因为只有 1900 年的危机才大大加速了工业和银行业的集中过程，巩固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把银行和工业的联系变成大银行的真正垄断，并大大地密切了和加强了这种联系。”^②

总之，二十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① 见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 183—184 页。

② 见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 181 页。

三 金融资本^①和金融寡头

希法亭写道：“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自己运用工业资本的工业家了。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支配资本，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就是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只好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中。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变成了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我把它叫作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②

这个定义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但是，在希法亭的整个叙述中，尤其是在我摘引这个定义的那一章的前两章里，着重地指出了资本家垄断组织的作用。

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现在我们应当来叙述一下，在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一般环境里，资本家垄断组织的“经营”怎样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统治。应当指出，德国（而且不只是德国）资产阶级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如里谢尔、舒尔采-格弗尼茨、利夫曼等人，完全是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

① 原文 «финансовый капитал» 过去译为“财政资本”。按 «финанс» 一词，有财政、财务、金融等意思，本书中所说的 «финансовый капитал» 是指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结合，一般地说，同国家财政关系不大。因此，现在本书中将此词一律改译成“金融资本”。——译者注

② 见鲁·希法亭所著《金融资本》1912年莫斯科版第338—339页。

的辩护士。对于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国会的联系等等，他们不是去揭露，而是加以掩盖和粉饰。他们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只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号召银行经理们拿出“责任心”，赞扬普鲁士官员们的“尽职精神”，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监督”法案和“条规”法案中的细枝末节，玩弄无谓的理论把戏，例如利夫曼教授居然写出了这样一个“科学的”定义：……“商业是收集财富、保管财富、把财富供人支配的一种经营活动”^①（着重号和黑体字是该教授著作中原有的）……这样说来，商业在不知道交换为何物的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有了，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会存在下去！

但是，有关金融寡头骇人听闻的统治的骇人听闻的事实是太触目惊心了，所以在一切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无论是美国、法国或德国，都出现了这样一些著作，这些著作虽然抱着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毕竟还是对金融寡头作了近乎真实的描述和批评，当然是市侩式的批评。

应当作为主要之点提出来的是前面已经简略谈到的“参与制”。德国经济学家海曼大概最先注意到了问题的实质，请看他是怎样叙述的：

“领导人控制着总公司（直译是“母亲公司”），总公司又统治着依赖于它的公司（“女儿公司”）；后者又统治着‘孙女公司’等等。于是，拥有不太多的资本，就可以统治巨大的生产部门。事实上，拥有 50% 的资本，往往就能控制整个股份公司。所以，一个领导人只要拥有 100 万资本，就能控制各‘孙女公司’的 800 万资本。如

① 见罗·利夫曼所著前书第 476 页。

果这样‘交错’下去，那末拥有 100 万资本就能控制 1 600 万、3 200 万以至更多的资本了。”^①

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 40% 的股票就能操纵股份公司的业务^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完全不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算是社会民主党人”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它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因此，在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老的和比较“有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律准许发行票额较小的股票。德国法律不许发行 1 000 马克以下的股票，所以德国金融巨头看见英国法律准许发行 1 英镑（等于 20 个马克，约合 10 个卢布）的股票，就羡慕不已。1900 年 6 月 7 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德国国会中声称：“1 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③这个商人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同那位被认为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很不光彩的作家^④比起来，显然要深刻得多，“马克思主义”得多，那位作家竟把帝国主义看成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

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势力大大地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大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是不替“女儿公司”负责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做出”种种的事情。下面是我们从 1914 年 5 月德

① 见汉斯·吉德翁·海曼所著《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1904 年斯图加特版第 268—269 页。

② 见利夫曼所著前书第 1 版第 258 页。

③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前文，见《社会经济概论》第 5 卷第 2 期第 110 页。

国“银行”杂志上抄下来的例子：

“加塞尔的‘弹簧钢股份公司’在几年以前算是德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后来因为管理不善，股息从15%跌到0%。原来，董事会没有通知股东就出借了600万马克给自己的一个‘女儿公司’——‘哈西亚’，而‘哈西亚’名义上的资本只有几十万马克。这笔几乎比‘母亲公司’的股份资本大两倍的借款，根本没有记在‘母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在法律上，这样隐瞒账目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可以隐瞒整整两年，因为这样做并不违反任何一条商业法。监事长虽然以负责人的资格在这种虚假的资产负债表上签了字，但他仍旧是加塞尔商会的会长。这笔借款被发现是个错误”……（错误这两个字，作者应当加上引号）……“知道底细的人开始把‘弹簧钢股份公司’的股票卖出去而使股票价格几乎下跌了100%，在这以后很久，股东们才知道有借款给‘哈西亚’公司这回事……

……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这种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最新的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办法，不但使董事们能够把所干的冒险勾当瞒过普通的股东，而且使主要的当事人在冒险失败的时候，能够用及时出卖股票的办法来推卸责任，而私人企业家却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替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负责……

许多股份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跟中古时代有名的隐迹纸本一样，要先把上面写的字迹擦掉，才能发现下面的字迹，看出原稿的真实内容。”（隐迹纸本是涂掉原来的字迹重新写上别的内容的一种羊皮纸稿本。）

“最简单、因而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令人看不懂的办法，是成立‘女儿公司’或合并‘女儿公司’，把一个统一的企

业分成几部分。从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目的看来，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所以现在不采用这种办法的大公司简直是一种例外。”^①

作者举出了著名的“电气总公司”（即 A.E.G.，这个公司我们以后还要讲到），作为最大的垄断公司极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的例子。据 1912 年的计算，这个公司参与了 175—200 个公司，当然就统治了这些公司，总共掌握了大约 15 亿马克的资本^②。

好心的——即怀有维护和粉饰资本主义的好心的——教授和官员们，用来吸引公众注意的办法，例如拟订种种监督条例、公布资产负债表、制定一定的资产负债表格式、设立监察机构等等，在这里根本不能起什么作用。因为私有制是神圣的，谁也不能禁止股票的买卖、交换和典押等等。

“参与制”在俄国大银行里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叶·阿加德提供的材料来判断。阿加德在“俄华银行”^③ 工作了十五年，他在 1914 年 5 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不十分确切，叫做《大银行与世界市场》^④。作者把俄国大银行分为两大类：（甲）“参与制”下的

① 见路·厄什韦葛所著《女儿公司》(L. Eschwege: «Tochtergesellschaften»)一文，见《银行》杂志 1914 年第 1 期第 545 页。

② 见库尔特·海尼希所著《电力托拉斯之路》(Kurt Heinig: «Der Weg des Elektrotrusts»)一文，见《新时代》杂志 («Neue Zeit») 1912 年第 30 年卷第 2 分卷第 484 页。

③ 俄华银行以及它同北方银行合并后成立的俄亚银行过去在我国都称“道胜银行”。——译者注

④ 见叶·阿加德所著《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从大银行对俄国国民经济和德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来看大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政治作用和经济作用》(E. Agahd: «Grossbanken und Weltmarkt.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Grossbanken im Weltmark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s Einflusses auf Russlands Volkswirtschaft und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hungen») 1914 年柏林版。

银行；(乙)“独立的”银行，然而他把“独立”任意地理解为不依赖于外国银行。作者又把第一类分为三小类：(1)德国参与的；(2)英国参与的；(3)法国参与的，——这是指各该国家最大的国外银行的“参与”和统治。作者把银行资本分为“生产性”的投资(投入工商业的)和“投机性”的投资(投入交易所业务和金融业务的)，他抱着他那种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似乎可以把第一种投资和第二种投资分开，并且消除第二种投资。

作者提供的材料如下：

各银行的资产(根据 1913 年 10—11 月的表报)
(单位百万卢布)

俄 国 银 行 种 类	所投的资本		
	生 产 性 的	投机性的	共 计
(甲 1) 4 家银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俄罗 斯银行，国际银行，贴现银行.....	413.7	859.1	1 272.8
(甲 2) 2 家银行：工商银行，俄英银行.....	239.3	169.1	408.4
(甲 3) 5 家银行：俄亚银行，圣彼得堡私人 银行，亚速海顿河银行，莫斯科联合 银行，俄法商业银行.....	711.8	661.2	1 373.0
(11 家银行)总 计.....(略) =	1 364.8	1 639.4	3 054.2
(乙) 8 家银行：莫斯科商人银行，伏尔加 河一卡马河银行，容克股份银行，圣 彼得堡商业银行(从前的弗斐堡银 行)，莫斯科银行(从前的列布申斯 基银行)，莫斯科贴现银行，莫斯科 商业银行，莫斯科私人银行.....	504.2	391.1	895.3
(19 家银行)共 计.....	1 869.0	2 080.5	3 949.5

从这些材料看来，在近四十亿卢布的大银行“活动”资本当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即三十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外国银行的

“女儿公司”的那些银行；这些外国银行主要是巴黎的银行（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总公司）和柏林的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在 1906—1912 年间，把资本由 4 400 万卢布增加到 9 800 万卢布，把准备金由 1 500 万卢布增加到 3 900 万卢布，“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德国的资本”；前一家银行属于柏林“德意志银行”的“康采恩”，后一家银行属于柏林“贴现公司”的“康采恩”。善良的阿加德对于柏林的银行握有大部分股票，而使俄国股东软弱无力，感到十分愤慨。自然，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最肥的油水，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了西伯利亚商业银行的股票，把这些股票放在自己的皮包里，一年之后，以 193% 的市价，即几乎高一倍的市价售出，“赚了”约 600 万卢布的利润，这就是希法亭所说的“创业利润”。

据该书作者计算，彼得堡各最大银行的全部“实力”，等于 823 500 万卢布，几乎达到 825 000 万之多；同时作者又把各个外国银行的“参与”，确切些说，各个外国银行的统治划分如下：法国银行占 55%，英国银行占 10%，德国银行占 35%。据作者计算，在这 823 500 万职能资本当中，有 368 700 万，即 40% 以上用于各辛迪加，即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石油业辛迪加、冶金业辛迪加、水泥业辛迪加。可见，由于资本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而造成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溶合，在俄国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税。下面是希法亭从美国托拉斯“经营”的无数实例中举出的一个例子：

1887年哈夫迈耶把15个小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一个糖业托拉斯，这些小公司的资本总额为650万美元。而这个托拉斯的资本，正象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掺了水”的，竟估定为5000万美元。这种“过度资本化”是因为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正象美国的钢业托拉斯因为预计到将来的垄断利润，就购买愈来愈多的铁矿产地一样。后来，这个糖业托拉斯果然规定了垄断价格，获得了巨额的收入，竟能为“掺水”七倍的资本支付10%的股息，也就是为创办托拉斯时实际投入的资本支付将近70%的股息！到1909年，这个托拉斯的资本为9000万美元。在二十二年内，资本增加了十几倍。

法国的“金融寡头”的统治（《反对法国金融寡头》，是里季斯一本名著的标题，1908年出了第五版），只不过形式稍微有点不同而已。4家最大的银行在发行有价证券方面所享有的，不是相对的垄断，而是“绝对的垄断”。事实上这是“大银行托拉斯”。垄断保证它们能从发行证券获得垄断利润。在借债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数的90%，10%被银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银行从4亿法郎的中俄公债中得到8%的利润，从8亿法郎的俄国公债（1904年）中得到10%的利润，从6250万法郎的摩洛哥公债（1904年）中得到18.75%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里季斯说：“法国人是欧洲的高利贷者。”各种经济生活条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蜕化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代表800万法郎资本的50个人，能够支配4家银行的20亿法郎。”我们谈过的那个“参与”制，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最大银行之一的“总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为“女儿公司”“埃及精糖厂”发行了64000张债券。发行的市价是

150%，就是说，银行在每一个卢布上赚了50个戈比。后来发现这个“女儿公司”的股息是虚假的，这样就使“公众”损失了9000万至1亿法郎；“总公司”有一个经理是‘精糖厂’的董事”。难怪这位作者不得不做出结论说：“法兰西共和国是金融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①。

发行有价证券，是金融资本的主要业务之一。这种业务的利润率特别高，对于金融寡头的发展和巩固起着极重大的作用。德国的《银行》杂志写道：“在发行外国公债的时候担任中介人，获得的利润是十分高的，国内没有任何一种生意能够获得哪怕是同它相近的利润。”^②

“没有任何一种银行业务能够获得象发行业那么高的利润。”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发行工业企业有价证券的利润每年平均如下：

1895年——38.6%	1898年——67.7%
1896年——36.1%	1899年——66.9%
1897年——66.7%	1900年——55.2%

“在1891—1900年的十年间，靠发行德国工业有价证券‘赚到’的钱有10亿以上。”^③

在工业高涨时期，金融资本获得大得无比的利润，而在衰落时期，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大银行就“参与”贱价收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整理”和“改组”。在“整理”亏本的

① 见里季斯所著《反对法国金融寡头》(Lysis: «Contre l'oligarchie financière en France»)1908年巴黎第5版第11、12、26、39、40、48等页。

② 见《银行》杂志1913年第7期第630页。

③ 见施提利希所著前书第143页；并见威·桑巴特所著《十九世纪的德国国民经济》(W.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1909年第2版第526页，附录8。

企业时，“把股份资本降低，也就是按照比较小的资本额来分配收入，以后就按照这个资本额来计算收入了。如果收入降低到零，就吸收新的资本，这种新资本同收入比较少的旧资本结合起来，就能获得相当多的收入。”希法亭又补充道：“而且，所有这些整理和改组，对于银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这是有利可图的业务；第二、这是使经济拮据的公司依赖银行的好机会。”^①

请看下面的例子。多特蒙特的矿业“联合”股份公司，是在1872年创办的。发行的股份资本将近4000万马克，而在第一个年度获得12%的股息时，股票市价就涨到170%。金融资本捞到了最肥的油水，赚了2800万的小利。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个把资本很顺利地增加到3亿马克的德国最大的银行“贴现公司”。后来“联合”公司的股息降到了零。股东们只好赞成“冲销”资本，也就是损失一部分资本，以免全部资本损失。经过多次“整理”，在三十年中，“联合”公司的账簿上消失了7300多万马克。“现在，这个公司原先的股东们手里的股票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5%了”^②，而银行在每一次“整理”中总是“赚钱”的。

拿发展得很快的大城市近郊的土地来做投机生意，也是金融资本的一种特别盈利的业务。在这方面，银行的垄断同地租的垄断、也同交通运输业的垄断结合起来了。因为地价的上涨，以及土地能不能分成小块有利地卖出去等等，首先要看同市中心的交通是否方便，而掌握交通运输业的，是通过参与制和担任经理职务同这些银行有联系的大公司。结果就形成了《银行》杂志的撰稿人、专门研究土地买卖和典押等业务的德国作家路·厄什韦葛称做“泥潭”的局面：城郊土地的投机狂，建筑公司的倒闭（如柏林的“波

① 见《金融资本》第172页。

② 见施提利希所著前书第138页，以及利夫曼所著前书第51页。

斯瓦一克诺尔公司”的倒闭，这个公司靠了“最大最可靠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帮助，弄到了1亿马克的巨款，这个银行当然是通过“参与”制暗地里在背后活动，结果银行“不过”损失1200万马克了事)，从空头的建筑公司那里一无所得的小业主和工人们的破产，以及同“廉洁的”柏林警察局和行政机关勾结起来干把持颁发土地证和市议会建筑许可证的勾当，等等①。

“美国风气”本来是欧洲的教授和好心的资产者假惺惺地憎恶的，而在金融资本时代，简直成了各国各大城市流行的风气。

1914年初，在柏林传说要组织一个“运输业托拉斯”，即由柏林的3个运输企业(城市电气铁路公司，有轨电车公司和公共马车公司)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银行》杂志写道：“当公共马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转到其他两个运输公司手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就知道有这种打算了……完全可以相信，抱着这种目的的人是希望通过统一调整运输业来节省一些费用，这样对于大众终究是有些好处的。但是这个问题弄复杂了，因为站在这个正在创建的运输业托拉斯背后的是这样一些银行，它们可以任意地使自己所垄断的交通运输业服从自己的土地买卖的利益。只要回想一下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相信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在创办城市电气铁路公司的时候，鼓励创办该公司的那家大银行的利益就已经渗透进来了。就是说，这个运输企业的利益和土地买卖的利益交错在一起了。因为这条铁路的东线要经过银行的土地，当该路的建设已经有保证时，银行就把这些土地卖出去，使自己和几个参与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②

① 见路·厄什韦葛所著《泥潭》(L. Eschwege: «Der Sumpf»)一文，见《银行》杂志1913年第952页，同上杂志1912年第1期第223页及往下各页。

② 见《运输业托拉斯》(«Verkehrstrust»)一文，见《银行》杂志1914年第1期第89页。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在德国经济著作中，通常都是阿谀地赞美普鲁士官员的廉洁，而指责法国的巴拿马案件^①和美国政界的贿赂风气。但是事实是，甚至专论德国银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书刊，也不得不经常谈到远远越出单纯银行业务范围的事情，例如，针对官员们愈来愈多地转到银行去服务这件事，有人谈到“钻进银行的欲望”：“暗地里想在培廉街”（在柏林，“德意志银行”设在那里）“钻营一个肥缺的官员，他的廉洁情形究竟怎样呢？”^②《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尔弗勒德·兰斯堡在1909年写了《拜占庭主义的经济意义》一文，其中谈到威廉二世到巴勒斯坦去的旅行，以及“此行的直接结果，即巴格达铁路的建筑，这一不幸的‘德意志进取精神的大事件’，对于德国受‘包围’一事应负的责任，比我们所犯的一切政治错误所应负的责任还要大”（所谓“包围”是指爱德华七世力图孤立德国，用帝国主义的反德同盟圈来包围德国的政策）^③。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厄什韦葛，在1911年写了一篇《财阀和官吏》的文章，揭露了一位德国官员费尔克尔的事情。费尔克尔当过卡特尔问题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很卖力气，但是不久以后却在最大的卡特尔——钢业辛迪加中得到了一个肥缺。这类决不是偶然的事情，迫使这位资产阶级作家不得不承认说，“德国宪法所保证的经济自由，在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了失去内容的空话”，在现有的财阀统治下，“即使有最普遍的政治自由，也不能保证我们不变成不自由的人民”^④。

① 见《钻进银行的欲望》（《Der Zug zur Bank》）一文，见《银行》杂志1909年第1期第79页。

② 见《银行》杂志第301页。

③ 见《银行》杂志1911年第2期第325页；1913年第2期第962页。

说到俄国，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几年以前，所有的报纸都登载过一个消息，说信用局局长达威多夫辞去了政府的职务，到一家大银行任职去了，按照合同，他在几年里所得的薪俸将超过 100 万卢布。信用局是个“统一全国所有信用机关业务”的机关，它给了首都各银行总数达 8—10 亿卢布的津贴^①——。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至于这一过程进行到了怎样的程度，可以根据发行业，即发行各种有价证券的统计材料来判断。

阿·奈马尔克在《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② 上发表了关于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最详尽最完备的对照材料，后来这些材料曾屡次被经济著作分别地引用过。下面是四个十年中的总数：

每十年内发行证券的数目(单位十亿法郎)

1871—1880 年.....	76.1
1881—1890 年.....	64.5
1891—1900 年.....	100.4
1901—1910 年.....	197.8

① 见叶·阿加德所著前书第 202 页。

②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1912 年海牙版第 19 卷第 2 册。第 2 栏关于各个小国家的材料，大致是按 1902 年的数目增加 20% 计算出来的。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发行证券的总数增加了，特别是由于普法战争以及德国战后滥设企业时期发行的公债而增加了。大体说来，在十九世纪最后三个十年里，增加的速度比较起来还不算太快，直到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才大大增加，十年之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可见，二十世纪初期，不仅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资本的增长方面，都是一个转折时期。

据奈马尔克计算，1910年全世界有价证券的总数大约是8150亿法郎。他大致地减去了重复的数字，把这个数目缩小到5750—6000亿法郎。下面是这个数目在各国分布的情形（这里引用的总数是6000亿）：

1910年有价证券数目（单位十亿法郎）

英国	142	荷兰	12.5
美国	132	比利时	7.5
法国	110	西班牙	7.5
德国	95	瑞士	6.25
俄国	31	丹麦	3.75
奥匈帝国	24	瑞典、挪威、罗马尼亚等国	2.5
意大利	14		
日本	12	共 计	600.0

从这些数字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四个最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么突出，它们各有约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其中有两个是最老的、殖民地最多的（这一点我们以下就要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英国和法国；其余两个是在发展速度上和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生产中的普及程度上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和德国。这四个国家一共有4790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四个国

家、这四个国际银行家、这四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

现在，我们应当特别谈一下，资本输出在形成金融资本的依赖和联系的国际网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 资本输出

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

资本主义是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商品生产，这时候，劳动力也成了商品。国内交换尤其是国际交换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起先，英国早于别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实行自由贸易，企图成为“世界工厂”，由它供给各国成品，这些国家则供给它原料作为交换。但是英国的这种垄断局面，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已经被破坏了，因为当时有许多国家用“保护”关税来自卫，发展成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二十世纪开始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大量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已经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

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

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的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

下面是三个主要国家国外投资的大概数目^①：

国外投资(单位十亿法郎)

年 份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1862·····	3.6	—	—
1872·····	15	10(1869 年)	—
1882·····	22	15(1880 年)	?
1893·····	42	20(1890 年)	?
1902·····	62	27—37	12.5
1914·····	75—100	60	44

由此可见，资本输出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

① 见霍布森所著《帝国主义》(Hobson: «Imperialism»)1902年伦敦版第53页；里谢尔所著前书第395页和404页；保·阿伦特(P. Arndt)的文章，见《世界经济文汇》(«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16年第7卷第35页；奈马尔克(Neymarck)的文章，见公报(Bulletin)；希法亭所著《金融资本》第492页；劳合-乔治(Lloyd-George)1915年5月4日在英国下院的演说，见1915年5月5日的《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伯·哈尔姆斯所著《世界经济问题》(B. Harms: «Probleme der Weltwirtschaft»)1912年耶拿版第235等页；济格蒙德·施尔德博士所著

在大战前夜，三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每年会有80—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这种国外投资究竟在各国之间怎样分配，究竟投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问题，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回答，可是这个大概的回答也足以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的某些一般的相互关系和联系了：

国外投资在世界各洲分布的大概情形(1910年左右)

(单位：十亿马克)

	英国	法国	德国	共计
欧洲………	4	23	18	45
美洲………	37	4	10	51
亚洲、非洲、澳洲……	29	8	7	44
总计………	70	35	35	140

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领土，它的这种殖民地领土在美洲也很多（例如加拿大），在亚洲和其他各洲更不必说了。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关于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讲到。法国的情形不同。它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首先是在俄国（不下100亿法郎），并且多半是借贷资本即公债，而不是对工业企业的投资。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德国又

《世界经济发展趋势》(Dr. Siegmund Schilder: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Weltwirtschaft»)1912年柏林版第1卷第150页；乔治·派施所著《大不列颠……的投资》(George Paish: «Great Britain's Capital Investments etc.»)一文，见《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第74卷1910—1911年第167页及往下各页；若尔日·迪乌里奇所著《德国银行在国外的扩张及其同德国经济发展的关系》(Georges Diouritch: «L'Expansion des banques allemandes à l'étranger, ses rapports avec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1909年巴黎版第84页。

是另外一种，它的殖民地不多，它的国外投资在欧美两洲是分布得最平均的。

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末这只会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相当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性。例如柏林的《银行》杂志在1913年10月写道：

“在国际的资本市场上，近来正在上演一出很值得阿里斯托芬动笔描写的喜剧。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金融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现在金融市场上的情况并不怎样美妙，政治的前途也未可乐观。但是没有一个金融市场敢于拒绝贷款，惟恐相邻的市场预先同意贷款而换得某种报酬。在缔结这种国际契约时，债权人几乎总要占点便宜：获得贸易条约上的让步，开设煤站，建设港口，得到利益丰厚的租让，定购大炮。”^①

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普通的现象，就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法国在最近二十年中（1890—1910年）常常采用这种手段。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巨大的企业之间订立的契约，按照施尔德“婉转的”说法^②，往往“接近收买的边缘”。德国的克

① 见《银行》杂志1913年第2期第1024页。

② 见施尔德所著前书第346、350、371页。

房伯、法国的施奈德、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就是这种同大银行和政府有紧密联系的公司的标本，在缔结贷款条约时，是不容易“撇开”它们的。

法国贷款给俄国的时候，就在 1905 年 9 月 16 日缔结的贸易条约上，把俄国“压”了一下，取得了直到 1917 年为止的相当的让步；在 1911 年 8 月 19 日同日本缔结贸易条约时，也是如此。奥地利同塞尔维亚的关税战争从 1906 年开始，一直继续到 1911 年，中间只有七个月的休战，这次关税战争部分是由奥地利和法国供应塞尔维亚军用物资方面的竞争所引起的。1912 年 1 月，保尔·德沙尼尔在议会里说，法国公司在 1908—1911 年间供给塞尔维亚的军用物资，价值达 4 500 万法郎。

奥匈帝国驻圣保罗（巴西）领事在报告中说：“巴西修筑铁路，大部分用的是法、比、英、德的资本；这些国家在办理同修筑铁路有关的金融业务时，商定由它们供应铁路建筑材料。”

这样看来，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才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德国帝国主义者看见“老牌”殖民国家在这方面特别“顺利”，真是羡慕不已。在 1904 年，英国有 50 家殖民地银行和 2 279 家分行（1910 年有 72 家银行和 5 449 家分行），法国有 20 家殖民地银行和 136 家分行，荷兰有 16 家殖民地银行和 68 家分行，而德国“总共只有”13 家殖民地银行和 70 家分行^①。美国资本家也羡慕英德两国的资本家，他们在 1915 年诉告说：“在南美，5 家德国银行有 40 家分行，5 家英国银行有 70 家分行…… 最近二十五年来，英德两国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投了约 40 亿美元的资本，结果支配了这 3 个

① 见丘歇尔所著前书第 4 版第 375 页；并见迪乌里奇所著前书第 283 页。

国家全部商业的 46%。”^①

从假借的意义来说，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分割完了。但是，金融资本又引起了直接的分割世界。

五 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首先分割国内市场，在不同程度上，把本国的生产完全霸占在自己手里。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以及“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张，“自然”就使得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全世界的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

这是全世界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一个新的、比过去高得无比的阶段。我们来看看这种超级垄断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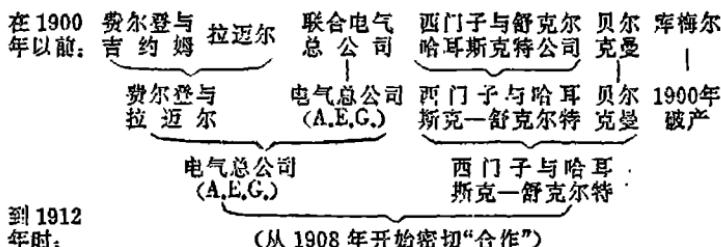
电力工业是最能代表最新的技术成就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在德国，1900 年的危机特别有力地促进了这个部门的集中。当时已经同工业相当紧密地混合生长的银行，在这个危机时期大大地加速和加深了较小企业的死亡和大企业吞并较小企业的过程。厄伊得尔斯写道：“银行停止援助的正是那些最需要援助的企业，这样就使那些同银行联系不够密

^① 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15 年 5 月第 59 卷第 301 页。在这卷第 331 页上又写着：据著名的统计学家派施 (Paish) 在最近一期的金融杂志《统计学家》(«Statist») 上的计算，英、德、法、比、荷三国输出的资本总额是 400 亿美元，等于 2 000 亿法郎。

切的公司，起初虽有蓬勃的发展，后来却遭到了无法挽救的破产。”^①

结果在 1900 年以后，集中有了长足的进展。在 1900 年以前，电力工业中有七八个“集团”，每个集团都是由几个公司（总共有 28 个公司）组成的，每个集团背后都有 2—11 家银行。到 1908—1912 年时，所有这些集团都合并成两个或一个集团了。这个过程如下：

电力工业中的集团



这样成长起来的著名的 A.E.G. (电气总公司) 统治着 175—200 个公司(通过“参与”制), 总共支配着约 15 亿马克的资本。单是它在国外的直接代表机构就有 34 个, 其中有 12 个是股份公司, 分设在十多个国家中。德国电力工业在国外的投资, 远在 1904 年时, 据计算就有 23 300 万马克, 其中有 6 200 万投在俄国。不用说, 这个“电气总公司”是一个巨大的“联合”企业, 单是它的制造公司就有 16 个, 制造各种各样的产品, 从电缆和绝缘体起, 到汽车和飞机为止。

但是，欧洲的集中也就是美国集中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经过情形如下：

① 见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232页。

“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

美国	汤姆生—霍斯东公司为 欧洲创设了一个公司	爱迪生公司为欧洲创设了“法国 爱迪生公司”，后者又把发明专利 权转让给德国公司
德国	“联合电气公司”	“电气总公司”(A.E.C.)
“电气总公司”(A.E.G.)		

于是形成了两个电力“强国”。海尼希在他的《电力托拉斯之路》一文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它们的电力公司。”关于这两个“托拉斯”企业的周转额和规模，下列数字能使我们得到某种(远不是完整的)概念：

	商品周转额 (单位百万马克)	职员人数	纯利 (单位百万马克)
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			
(G.E.C.)	1907年： 252	28 000	35.4
	1910年： 298	32 000	45.6
德国的“电气总公司”			
(A.E.G.)	1907年： 216	30 700	14.5
	1911年： 362	60 800	21.7

后来在1907年，美国的托拉斯和德国的托拉斯缔结了瓜分世界的条约。竞争消除了。“通用电气公司”(G.E.C.)“获得了”美国和加拿大；“电气总公司”(A.E.G.)“分得了”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国家。又缔结了关于“女儿公司”的特别的(当然是秘密的)条约，这些“女儿公司”正在渗入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还没有正式被瓜分的国家。此外还规定要互相交换发明和试验成绩。^①

要同这个实际上是统一的、支配着几十亿资本的、在世界各地

^① 见里谢尔所著前书；迪乌里奇所著前书第239页；库尔特·海尼希所著前文。

有“分支机构”、代表机关、代办处以及种种联系等等的世界托拉斯竞争，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两个强大的托拉斯分割世界的事，当然并不排除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如果实力对比由于发展不平衡、战争、破产等等而发生变化的话。

燃油工业就是企图实行这种重新分割，为重新分割而斗争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厄伊得尔斯在 1905 年写道：“世界的燃油市场现在还是被美国洛克菲勒的‘燃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C-y»）和俄国巴库油田的老板路特希尔德与诺贝尔这两个大金融集团分占着。这两个集团彼此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几年以来，它们的垄断地位一直受到五大敌人的威胁”^①：（1）美国石油资源的枯竭；（2）巴库的曼塔舍夫公司的竞争；（3）奥地利的石油资源；（4）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5）海外的石油资源，特别是荷兰殖民地的石油资源（极富足的赛米尔公司和壳牌公司，它们同英国资本也有联系）。后面三个地区的企是同最大的“德意志银行”所领导的那些德国大银行有联系的。这些银行为了拥有“自己的”据点而有计划地独自发展燃油工业，例如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燃油工业中，据计算 1907 年有外国资本 18 500 万法郎，其中德国资本占 7 400 万。^②

斗争开始了，这个斗争在经济著作中叫做“瓜分世界”的斗争。一方面，洛克菲勒的“燃油托拉斯”想夺取一切，就在荷兰本土办了一个“女儿公司”，收买荷属印度的石油资源，想以此来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英荷壳牌托拉斯。另一方面，“德意志银行”和其他柏林银行又力求把罗马尼亚“保持”在自己手里，使罗马尼亚同俄国联合起来反对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拥有大得多的资本，又拥有

① 见厄伊得尔斯所著前书第 193 页。

② 见迫乌里奇所著前书第 245 页。

运输煤油和供应煤油给消费者的出色的组织。斗争的结果势必是“德意志银行”完全失败，在1907年它果然完全失败了，这时“德意志银行”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放弃自己的“煤油利益”，损失数百万；或者是屈服。结果“德意志银行”选择了后一条出路，同“煤油托拉斯”订立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德意志银行”必须“不做任何损害美国利益的事情”，但是又规定，一旦德国通过了国家煤油垄断法，这个条约即告失效。

于是一出“煤油喜剧”开始了。德国一个金融大王、“德意志银行”的经理冯·格文涅尔，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什塔乌斯进行主张煤油垄断的宣传。这家最大的柏林银行的整个庞大机构、一切广泛的“联系”都开动起来了，报刊上声嘶力竭地发出了反对美国托拉斯“压制”的“爱国主义的”叫嚣。1911年3月15日，德国国会几乎是一致地通过了请政府制定煤油垄断法案的决议。政府欣然接受了这个“受众人欢迎的”主张。于是，“德意志银行”欺骗它的美国对手、用国家垄断来恢复自己业务的这一场赌博，好象是已经赢了。德国煤油大王已经做着一种获得不亚于俄国糖厂主人的大量利润的美梦……但是，第一、德国各大银行在分赃上彼此发生了争吵，“贴现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银行”的自私自利；第二、政府害怕同洛克菲勒斗争，因为德国是否能不通过洛克菲勒而获得煤油，还很成问题（罗马尼亚的生产率不高）；第三、在1913年，正赶上德国要拨款10亿来准备战争。垄断法案搁下来了。斗争的结果是，洛克菲勒的“煤油托拉斯”暂时获得了胜利。

柏林的《银行》杂志关于这点写道，德国只有实行电力垄断，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才能同“煤油托拉斯”斗争。这个杂志又说：但是，“电力垄断只有在生产者需要的时候才会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在下一次电力工业大危机逼近的时候，只有在各私营电力工业

‘康采恩’现在在各处设立的、已经从市政府和国家等等方面获得了某些垄断权的那些成本高的大电站不能获利的时候，才会实现。到那时候就只好使用水力；但是用水力发出廉价的电力也不能靠国家出钱来办；还是要交给‘受国家监督的私人垄断组织’去经营，因为私营工业已经订立了许多契约……争得了巨额的补偿……以前钾的垄断是如此，现在煤油的垄断是如此，将来电力的垄断也是如此。我们那些给美妙的原则迷住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总应当了解到：德国的垄断组织从来没有抱定过这样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结果，即为消费者带来好处或者交给国家一部分企业利润，它仅仅是为了用国家的钱来振兴快要破产的私营工业罢了。”^①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这种宝贵的供认。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个别环节而已。

在商轮航运业中，集中的巨大发展也引起了对世界的分割。德国形成了两个最大的公司，即“汉堡—美洲包裹投递股份公司”和“北德路易邮船公司”，它们各有资本 2 亿马克（股票和债券），共有价值 18 500—18 900 万马克的轮船。另一方面，美国在 1903 年 1 月 1 日成立了所谓摩尔根托拉斯，叫做“国际海上贸易公司”，联合了美英两国的 9 个轮船公司，拥有资本 12 000 万美元（48 000 万马克）。早在 1903 年，德国大亨和这个美英托拉斯缔结了一项为瓜分利润而瓜分世界的条约。德国的公司不再在运输业上同英美两国竞争了。条约明确地规定了哪些海港“属于”谁，并且设立了

^① 见《银行》杂志 1912 年第 1 期第 1036 页，1912 年第 2 期第 629 页；1913 年第 1 期第 388 页。

一个共同的监察委员会等等。条约的期限定为二十年，同时规定了一个附带条件：一旦发生战争，该约即告失效①。

国际钢轨卡特尔形成的历史，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早在 1884 年工业极为衰落的时候，英、比、德三国的钢轨制造厂就作过组织这种卡特尔的第一次尝试。它们议定不在缔约各国的国内市场上竞争，国外市场则按下面的比例分割：英国得 66%，德国得 27%，比利时得 7%。印度完全归英国。对于一个没有参加缔结协议的英国公司，它们就合力进攻，从出售总额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补偿进攻的耗费。但是到了 1886 年，有两个英国公司退出了同盟，这个同盟也就瓦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几次工业高涨的时期中，始终没有达成过协议。

1904 年初，德国成立了钢业辛迪加。1904 年 11 月，国际钢轨卡特尔又按下面的比例恢复起来了：英国得 53.5%；德国得 28.83%，比利时得 17.67%。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它在第一、第二、第三年中所获得的份额在总数 100% 以外占有 4.8%、5.8%、6.4%，即在 104.8%、105.8%、106.4% 的总数中占有 4.8%、5.8%、6.4%。1905 年，又有美国的“钢业托拉斯”（“钢业公司”）加入，随后奥地利和西班牙也加入了。弗格尔施坦在 1910 年写道：“现在，世界已经瓜分完了，于是大消费者，首先是国营铁路，——既然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它们的利益又得不到照顾——就可以象诗人一样生活在丘必特的天宫里了。”②

此外还要提一提 1909 年成立的国际锌业辛迪加，它把生产量在德、比、法、西、英等国的五个工厂集团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还有国际火药托拉斯，用利夫曼的话来说，它是“德国所有炸药厂的

① 见里谢尔所著前书第 125 页。

② 见弗格尔施坦所著《组织形式》第 100 页。

最新式的紧密同盟，后来这些炸药厂与法美两国用同样的方法组织起来的炸药厂一起，可以说是共同瓜分了整个世界”^①。

据利夫曼统计，德国所参加的国际卡特尔，在1897年将近有40个，到1910年就已经将近100个了。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卡·考茨基现在也附和他们，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1909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可以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绝顶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一种用欺骗的方法替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的手段。国际卡特尔表明了现在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资本家同盟究竟为了什么而互相斗争。后面这一点最重要，只有它才能向我们说明当前事件的历史经济意义，因为斗争的形式，由于各种比较局部的和暂时的原因，可能发生变化，而且经常在发生变化，但是，斗争的实质、斗争的阶级内容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很明显，掩饰现代经济斗争的内容（分割世界），时而强调这种斗争形式，时而强调那种斗争形式，这是符合譬如说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考茨基在理论见解方面实质上已经转到德国资产阶级那边去了，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考茨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德国资产阶级，而是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

① 见利夫曼所著《卡特尔与托拉斯》第2版第161页。

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的变更，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达成协议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与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

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同盟在从经济上分割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与此同时、与此有联系的是，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在从领土上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

六 列强分割世界

地理学家亚·苏潘在《欧洲殖民地领土的扩张》^①一书中，对十九世纪末殖民地领土的扩张情形，做了如下的简短的总结：

属于欧洲殖民列强（包括美国在内）的土地面积所占的百分比			
	1876年	1900年	增减数
在非洲的………	10.8%	90.4%	+ 79.6%
在玻里尼西亚的…	56.8%	93.9%	+ 42.1%
在亚洲的………	51.5%	56.6%	+ 5.1%
在澳洲的………	100.0%	100.0%	—
在美洲的………	27.5%	27.2%	- 0.3%

苏潘得出结论说：“可见，分割非洲和玻里尼西亚，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因为在亚洲和美洲，未被占据的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

^① 见亚·苏潘所著《欧洲殖民地领土的扩张》(A. Supan: «Die 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äischen Kolonien») 1908年版第254页。

的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扩大苏潘的结论，应该说，世界分割完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分割了，——恰巧相反，重新分割是可能的、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未被占据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是第一次被分割完了，所以将来只有重新分割，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金融资本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这里，首先就发生了两个事实问题：殖民政策的加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的尖锐化是不是恰好在金融资本时代才出现的呢？在这方面，现在世界分割的情形究竟怎样呢？

美国作家莫利斯在他写的一本关于殖民史的著作中^①，综合了有关英、法、德三国在十九世纪各个时期的殖民地领土面积的材料。现在把他所得出的总数摘录如下：

年 份	殖 民 地 领 土 面 积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人 口 (单位 百万)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人 口 (单位 百万)	面 积 (单位百万 平方英里)	人 口 (单位 百万)
1815—1830 年	?	126.4	0.02	0.5	—	—
1860 年	2.5	145.1	0.2	3.4	—	—
1880 年	7.7	267.9	0.7	7.5	—	—
1899 年	9.3	309.0	3.7	56.4	1.0	14.7

^① 见亨利·克·莫利斯所著《殖民史》(Henry C. Morris: «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1900 年纽约版第 2 卷第 38 页，第 1 卷第 419 页，第 2 卷第 304 页。

英国特别加紧夺取殖民地是在 1860—1880 年这个时期，而且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还在大量地夺取。法德两国加紧夺取殖民地也正是在这二十年间。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

霍布森在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把 1884—1900 年这个时期划为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扩大领土）的时期。据他计算，在这个时期中，英国夺得了 370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 5 700 万人口；法国夺得了 360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 3 650 万人口；德国夺得了 100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 1 470 万人口；比利时夺得了 90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 3 000 万人口；葡萄牙夺得了 80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连同 900 万人口。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 1840—1860 年英国自由竞争最兴盛的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脱离英国，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麦·伯尔在 1898 年发表的一篇论述“现代英国帝国主义”的文章^① 中指出，在 1852 年的时候，象迪斯累里这样一个一般说来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英国政府要人，尚且说过：“殖民地是吊在我们脖子上的石磨。”而到十九世纪末，成为英国风云人物的，已经是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最无耻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谢西尔·罗德斯

^① 见《新时代》杂志 1898 年第 16 年卷第 1 分卷第 302 页。

和约瑟夫·张伯伦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当权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最新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了。张伯伦曾经特别指出目前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所遇到的德国、美国、比利时方面的那种竞争，而鼓吹帝国主义是“代表真理的、英明的和经济的政策”。资本家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他们就创办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也随声附和地说，挽救的办法是实行垄断，于是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去夺取世界上尚未瓜分的土地。据谢西尔·罗德斯的密友新闻记者斯特德说，1895年罗德斯曾经同他谈到自己的帝国主义思想，罗德斯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充满‘面包，面包！’的呼声的粗野的发言。回家时，我把看到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神圣的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①

这就是百万富翁、金融大王、英布战争的罪魁谢西尔·罗德斯在1895年讲的话。他对帝国主义的辩护不过有些笨拙、无耻，实质上和马斯洛夫、休特吉姆、波特列索夫、大卫诸先生以及那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等等的“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谢西尔·罗德斯是一个比较老实一点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为了对世界领土的分割情况和近几十年来这方面的变化作一个尽可能确切的叙述，我们要利用苏潘在上述那部关于世界列强

^① 见《新时代》杂志1898年第16年卷第1分卷第304页。

殖民地领土问题的著作中提供的综合材料。苏潘选的是1876年和1900年。我们现在选择1876年(这一年选得很恰当,因为正是到这个时候,西欧垄断前的资本主义阶段,整个说来,可以算是发展完了)和1914年,并且用许布纳尔的《地理统计表》上的比较新的数字来代替苏潘的数字。苏潘只列出了殖民地,我们认为,把关于非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的简略数字补充进去,对描绘世界分割的全貌是有益的。我们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国家正在变成殖民地。

结果如下:

列强的殖民地领土
(面积单位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单位百万居民)

	殖民地				宗主国		总计	
	1876年		1914年		1914年		1914年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英国.....	22.5	251.9	33.5	393.5	0.3	46.5	33.8	440.0
俄国.....	17.0	15.9	17.4	33.2	5.4	136.2	22.8	169.4
法国.....	0.9	6.0	10.6	55.5	0.5	39.6	11.1	95.1
德国.....	—	—	2.9	12.3	0.5	64.9	3.4	77.2
美国.....	—	—	0.3	9.7	9.4	97.0	9.7	106.7
日本.....	—	—	0.3	19.2	0.4	53.0	0.7	72.2
六大国总计	40.4	273.8	65.0	523.4	16.5	437.2	81.5	960.6
其他强国(比利时、荷兰等)的殖民地					9.9	45.3		
半殖民地(波斯、中国、土耳其).....					14.5	361.2		
其他各国.....					28.0	289.9		
全 球.....					133.9	1 657.0		

我们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是分割“完毕”了。1876年以后，殖民地领土有极大的扩张：6个最大的强国的殖民地领土增加了一半以上，由40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6500万平方公里，增加了2500万平方公里，比各宗主国的面积（1650万）多一半。其中有3个强国在1876年根本没有殖民地，另一个强国法国，当时也差不多没有。到1914年，这4个强国获得的殖民地面积为1410万平方公里，即大致等于欧洲面积的一倍半以上，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差不多有1亿。殖民地领土的扩张是非常不平衡的。例如拿面积和人口都相差不远的法、德、日三国来比较，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殖民地（按面积来说）几乎等于德日两国殖民地总和的三倍。不过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时代的初期，法国金融资本的数量大概也要比德日两国的总和多几倍。除开纯粹的经济条件而外，地理和其他条件也在这些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影响到殖民地领土的大小。近几十年来，在大工业、交换和金融资本的压力下，世界的均等化，各国经济与生活条件的平均化虽然进展得很快，但差别还是不小的。在上述6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它们近来的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

除了大国的殖民地领土以外，我们还列进了小国的小块殖民地。到了可能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时候，这些殖民地可以说就是分割的最近目标。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对立，存在着摩擦等等，妨碍了它们达成分赃的协议。至于“半殖民地”国家，它们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

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不过，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典型的“中间”形式。显然，在金融资本时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一定会特别尖锐起来。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拿来相提并论那样^①。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所有的原料来源都被霸占起来的时候，这种垄断组织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拚命地致力于剥夺敌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铁矿产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直到战胜敌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① 瓦克·普·柳卡斯所著《大罗马和大不列颠》(C. P. Lucas: «Greater Rome and Greater Britain») 1912年牛津版，或见克罗美尔伯爵所著《古代帝国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Earl of Cromer: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 1910年伦敦版。

施尔德尔回：“可以作出一个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妄诞无稽的论断，就是说，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加，在较近的将来与其说会遇到食品缺乏的障碍，远不如说会遇到工业原料缺乏的障碍。”例如日益昂贵的木材，例如皮革和纺织工业原料，都是愈来愈缺乏。“工业家同盟企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范围内造成农业和工业的平衡；1904年几个最重要的工业国家棉纺业工厂主同盟所成立的国际同盟就是一个例子；后来在1910年，欧洲麻纺业厂主同盟也仿照它成立了一个同盟。”^①

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尤其是他们中间的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当然企图贬低这种事实的意义，说不用“代价很大而且很危险的”殖民政策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取得原料，说“简单地”改善一下一般农业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增加原料的供应。但是，这样说就是替帝国主义辩护，替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因为这样说就是忘记了最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垄断。自由市场愈来愈成为过去的事情，垄断性的辛迪加和托拉斯一天天地缩小自由市场，而“简单地”改善一下农业条件，就是要改善民众的处境，提高工资，减少利润。除了在甜蜜蜜的改良主义者的幻想里，哪里还有能够关怀民众的处境而不夺取殖民地的托拉斯呢？

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来源，而且可能发现的原料来源，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发明了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或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因此，金融资本必然力图扩大经济领

^① 见施尔德尔回著前书第38—42页。

土，甚至一般领土。托拉斯估计到将来“可能获得的”（而不是现有的）利润，估计到将来垄断的结果，把自己的财产按高一两倍的估价资本化；同样，金融资本也估计到可能获得的原料来源，惟恐在争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或重新分割已经分割了的一些土地的疯狂斗争中落后于他人，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英国资本家用尽一切办法竭力在自己的殖民地埃及发展棉花生产（1904年埃及的230万公顷耕地中，就有60万公顷，即四分之一以上用来种植棉花），俄国资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土尔克斯坦也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更容易地打败外国的竞争者，更容易地垄断原料来源，更容易地成立一个实行“联合”生产、包揽棉花种植和加工各个过程的、更经济更盈利的纺织业托拉斯。

资本输出的利益也同样地促进对殖民地的掠夺，因为在殖民地市场上，更容易（有时甚至只有在殖民地市场上才可能）用垄断的手段排除竞争者，保证由自己来供应，巩固相当的“联系”等等。

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非经济的上层建筑，即金融资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加强了夺取殖民地的趋向。希法亭说得很对：“金融资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有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好象是在发挥和补充上述谢西尔·罗德斯的思想^①，他写道，除了现代殖民政策的经济原因以外，还应当加上社会原因：“愈来愈艰难的生活，不仅压迫着工人群众，而且压迫着中等阶级，因此在一切古老文明的国家中都积下了‘一种危及社会安宁的急躁、愤怒和憎恨的情绪；脱离了一定阶级常轨的力量必须找到应用的场

^① 见本书第70—71页。——编者注

所，应当让它到国外去发泄，以免在国内发生爆炸’。”①

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的附属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一种形式——半殖民地。而阿根廷又是另一种形式的标本。

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一本论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南美，特别是阿根廷，在财政上这样依赖于伦敦，几乎可以说是成了英国的商业殖民地。”② 施尔德尔根据奥匈帝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 1909 年的报告，确定英国在阿根廷的投资有 875 000 万法郎。不难设想，由于这笔投资，英国金融资本及其忠实“友人”（外交）同阿根廷资产阶级和阿根廷整个经济政治生活方面的领导人物有了多么巩固的联系。

葡萄牙向我们表明，它是政治上独立而财政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形式稍有不同的例子。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从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01—1714 年）起，

① 见瓦尔所著《法国在殖民地》(Wahl: «La France aux colonies»)，摘自昂利·留西耶所著《大洋洲的瓜分》(Henri Russier: «Le Partage de l'Océanie») 1903 年巴黎版第 165 页。

②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二十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和英国自由贸易》(Schulze-Gaevernitz: «Britischer Imperialismus und englischer Freihandel zu Beginn des 20-ten Jahrhunderts») 1906 年莱比锡版第 318 页；并见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尔斯豪森所著《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 «Das volkswirtschaftliche System der Kapitalanlage im Auslande») 1907 年柏林版第 46 页。

这二百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巩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阵地，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领土。英国以此换得了商业上的利益，换得了向葡萄牙及其殖民地输出商品、尤其是输出资本的优惠条件，换得了利用葡萄牙的港湾、岛屿、海底电缆等等的便利^①。一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一向是有的，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分割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全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一些环节。

为了结束对世界分割问题的讨论，我们还要指出以下一点。不但西美战争以后的美国著作和英布战争以后的英国著作，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十分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但最“忌妒地”注视着“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德国著作系统地估计了这个事实，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著作中也相当明确而广泛地——在资产阶级看来可以设想的范围内——提出了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引证历史学家德里奥的一段话，他在《十九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书的论“列强与分割世界”一章里写道：“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下一世纪（即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对世界进行大规模的剥削。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扩张殖民地、实行‘帝国主义’的狂热，而‘帝国主义’就是十九世纪末最显著的特点。”作者又补充说：“在这种分割世界的情况下，在这种疯狂追逐地球上

① 见施尔恩所著前书第1卷第160—161页。

的宝藏和巨大市场的角斗中，这个世纪即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在欧洲占优势的强国，即欧洲命运的主宰者，并不见得在全世界也占有同样的优势。因为强大的殖民势力和占据尚未查明的财富的希望，显然会反过来影响欧洲列强的力量对比，所以殖民地问题（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这个已经改变了欧洲本身政治局面的问题，一定还会日甚一日地改变这个局面。”^①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作出一定的总结，把以上关于帝国主义所谈的话归纳起来。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变成自己的对立物，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经济方面，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物，但是我们看到，自由竞争开始变成垄断，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最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致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以及同这些垄断组织溶合起来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

^① 见德里奥所著《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J.-E. Driault: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1907年巴黎版第299页。

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包括了最主要的内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是与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结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占据的地区扩张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是要从定义中特别引伸出应该规定的那个现象的极重要的特点，那毕竟是不够的。因此，一方面不要忘记，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同时也应该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结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包括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一般资本主义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

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尽量确切的概念，我们故意尽量多地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万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来说明银行资本等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必须进行争论，首先是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即 1889—1914 年这二十五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争论。在 1915 年，甚至早在 1914 年 11 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那个定义中的基本思想，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看做一个东西”；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卡特尔、保护关税政策、金融家的统治、殖民政策），那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就成了“最平板无味的同义反复”，因为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思想，我们引用他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贯彻这些思想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中所提出的反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所提出的反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就其本身以及它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提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充分，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不过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经济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世界已经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对德国来说，比利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英据点；对英国来说，巴格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德据点，等等）。

考茨基特别引用、并且屡次引用英国人的言论，认为英国人所

① 见《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32 卷）第 2 期（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第 909 页；参照同一杂志 1915 年第 2 期第 107 页及往下各页。

确定的帝国主义这个名词的纯粹政治上的意义，是同他考茨基的意思相同的。我们现在举出英国人霍布森来，看看他在 1902 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已经为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扩大政治势力和获得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①

我们看到，考茨基说他引用一般英国人的言论，实际上是绝对错误的（除非他引用的是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公开辩护士的言论）。我们看到，考茨基自以为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退后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历史”（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具体历史的嘲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2）金融家控制着商人。如果主要是说工业国兼并农业国，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这一点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该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的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

① 见霍布森所著《帝国主义》1902 年伦敦版第 324 页。

说来，世界领土的分割（这种分割恰巧在金融资本时代进行完毕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士库诺夫争论过。库诺夫又笨拙又无耻地推论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象民粹派在1894—1895年揶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那末他们就应该开起酒店来培植资本主义。考茨基反驳库诺夫说：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形式之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同帝国主义，同兼并等等作斗争。

这种反驳好象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调和，因为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暴露极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显然，这种“理论”只能用来替那种主张同库诺夫保持统一的思想进行辩护！

考茨基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③，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

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②。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离马克思主义究竟到了怎样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要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来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把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纯粹的”抽象概念，那末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象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一点上说来，超帝国主义“论”和“超农业论”同样都是胡说。

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二十世纪初的具体历史时代，那末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谈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助长帝国主义辩护士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理·卡尔韦尔在他写的《世界经济入门》^③这本小册子里，曾

① 见《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32 卷）第 2 期（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第 921 页；参照同一杂志 1915 年第 2 期第 107 页及往下各页。

② 见《新时代》杂志 1915 年第 1 期（1915 年 4 月 30 日出版）第 144 页。

③ 见理·卡尔韦尔所著《世界经济入门》（R. Calwer: «Einführ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 1906 年柏林版）。

经把可以具体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纯粹经济的材料作了综合。他把整个世界分为五个“主要经济区域”：(1)中欧区(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2)不列颠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洲区。同时他把殖民地列入所属国的“区域”内，而把少数没有按上述区域划分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亚等等，“搁在一边”。

现在把他所列出的这些区域的经济材料摘录如下：

世界主要 经济区域	面积	人口	交通运输业	贸易	工业		
	(百万平方公里)	(百万)	铁路 (千公里)	商船 (单位十) (进出口共计)	产量 (百万吨)	棉纺织业 纱锭数目 (百万)	
(1) 中欧区	27.6 ①(23.6)	388 ①(146)	204	8	41	251 13	26
(2) 不列颠区	23.9 ②(28.6)	398 ③(355)	140	11	25	249 9	51
(3) 俄国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4) 东亚区	12	389	8	1	2	8 0.02	2
(5) 美洲区	39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

① 指孤里是殖民地的面积和人口。

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市侩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做“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象“可以”把实验室里的药片生产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由和平分割转为非和平分割、再由非和平分割转为和平分割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分割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改变着的（通过完全非和平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上，重新分割世界吗？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铁路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①。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铁路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① 见1915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1892年《铁路业文汇》（«Archiv für Eisenbahnuwesen»）；关于1890年各殖民地间铁路分布方面的某些详细情形，只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铁路长度(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欧洲.....	224	346	+ 122
美国.....	268	411	+ 143
所有殖民地.....	82	210	+ 128
亚美两洲的独立国 和半独立国.....	125	347	+ 222
	43	137	+ 94
共 计	617	1 104	

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在亚洲和美洲殖民地及其他国家建筑 20 万公里的新铁路，就等于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四百多亿马克的资本。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献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各大强国及其殖民地的铁路总长度如下：

(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美国.....	268	413	+ 145
不列颠帝国.....	107	208	+ 101
俄国.....	32	78	+ 46
德国.....	43	68	+ 25
法国.....	41	63	+ 22
五个强国总计.....	491	830	+ 339

可见，将近 80% 的铁路集中在五个最大的强国手中。但是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要大得不可比拟，因为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美、俄及其他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

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了 10 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三倍。但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比英国快得无比，更不必说比法国和俄国了。1892 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 490 万吨，英国为 680 万吨；但是到 1912 年，已经是 1 760 万吨比 900 万吨，也就是说，德国远远地超过英国了①！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对这个方面多半都是估计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倒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① 还可参照埃德加·克勒芒德所著《不列颠帝国同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关系》(Edgar Crammo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一文，该文载于《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14 年 7 月，第 777 页及往下各页。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有个欧文斯，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搁起来迟迟不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全面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当然，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还继续在发生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会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特别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的事实，也在发生同样的作用。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 1 000—1 500 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

霍布森写道：“在 1893 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数的 15%。”^① 我们要指出，到 1915 年，这种资本大约又

增加了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对于纳税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意义很小……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在英语里，这个概念是用《investor》一词来表示的，意即“投资者”，食利者）……“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据统计学家吉芬计算，1899年大不列颠从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包括输入和输出）所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1800万英镑（约合17000万卢布），这是按贸易总额8亿英镑的2.5%计算出来的。”不管这个数目多么大，它仍然不能说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能够说明的是9000万至1亿英镑的“投”资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绝大多数债务国。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在国外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政治上依赖的国家或结盟国家的投资：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防止债务人造反。”^②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斯豪森在他所著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中，把荷兰当做“食利国”的标本，并且说现在的英国和法国也成了这样的国家^③。施尔德尔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他没有把荷兰算进去，只是

① 见霍布森所著前书第59页和第60页。

②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20等页。

③ 见萨·冯·瓦耳特斯豪森所著《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4册。

因为荷兰“工业不大发达”^①。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

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高涨的经济基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间的关系更巩固些。”^②关于德国的情形，柏林的《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 1911 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德国人喜欢讥笑法国显露出来的那种变为食利者的倾向。但是他们忘记了，既然说到资产阶级，那末德国的情形同法国是愈来愈相象了。”^③

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中的两个基本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且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同时他又是个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英布战争记忆犹新的时候，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业务和供应商品等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指挥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是资本家；但是同一动机也影响到了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在不小的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情况。”这位作者认为，有

① 见施尔策尔所著前书第 393 页。

②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不列颠帝国主义》第 122 页。

③ 见《银行》杂志 1911 年第 1 期第 10—11 页。

两种情况削弱了老牌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方面最严重的是英国。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役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的大量常备军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非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分割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象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象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所能开辟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职员和仆役，这些职员和仆役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

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现代英国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动也很难预料，所以不能预先肯定只有这一种前途或其他任何一种前途。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确实是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那末这些势力就会正是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①

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会遇到抵抗，它就正会走向这种结局。这里对于“欧洲联邦”在现代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分割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拥护帝国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现在满可以充当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给霍布森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宣传组织“西欧联邦”（俄国

① 见霍布森所著前书第 103、205、144、335、386 等页。

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斯兰教运动”,以便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对付“中日联盟”^①等等。

舒尔采-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表明了同样的寄生性的特征。从1865—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大约增加了1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了8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末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重的工业劳动,推给黑人去干,自己则安心地过食利者的生活,也许这样就为红种人和黑人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做好了准备”。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人们谈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专门用来打猎和作其他运动的地方时,都说“它是专靠遗产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赛马和猎狐上面的费用,就有1400万英镑(约合13000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国人口	主要工业部门 的工人人数	工人在人口总数 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百 万)		
1851年………	17.9	4.1
1901年………	52.5	4.9

研究“二十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

^① 见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所著《工业统治地位和工业社会主义的动摇》(Gerhard Hildebrand: «Die Erschütterung der Industrieherrschaft und des Industriesozialismus»)1910年版第229页及往下各页。

和许多教派。选举法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而这种选举法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讲到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说：“失业问题主要是伦敦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下层的问题，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① 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们很少重视的。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口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述种种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口从 1884 年起开始减少：1884 年有 242 000 人，而 1900 年只有 169 000 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口，在 1881—1890 年的十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 1 453 000 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十年里，又减少到 544 000 人和 341 000 人。同时，从奥、意、俄等国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 1907 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 1 342 294 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 440 800 人，农业工人有 257 329 人②。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③。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④。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造成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

① 见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不列颠帝国主义》第 301 页。

② 见《德意志帝国统计》(«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第 211 卷。

③ 见亨特尔所著《法国的投资》(Henger: «Die Kapitalsanlage der Franzosen»)1913 年斯图加特版。

④ 见古尔维奇所著《移民与劳动》(Hourvich: «Immigration and Labour»)1913 年纽约版。

主义、使工人运动暂时腐朽的这种趋势，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大量的殖民地领土；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几十年中不断地注意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联系。例如，恩格斯在 1858 年 10 月 7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¹⁰将近二十五年以后，恩格斯又在 1881 年 8 月 11 日写的信里说到了“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¹¹。恩格斯在 1882 年 9 月 12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你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人和自由激进党人，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①（恩格斯在 1892 年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 2 卷第 290 页；第 4 卷第 453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5 卷第 353 页）。见考茨基所著《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K. Kautsky: «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1907 年柏林版第 79 页，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

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甘愿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结束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吸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而所剥削的每一部分都要比英国在1858年剥削的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750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6500万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六个强国手里；有6100万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三个强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就在于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所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起来。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某一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取得完全的胜利了，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完全成熟，已经成熟过度，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溶合起来了①。

① 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契恒凯里先生之流、马斯洛夫先生之流等等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无论是它的公开形式，或是它的隐蔽形式（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先生），都是从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即从取消主义生长起来的。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一方面，巨量的金融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非常广泛而稠密的关系和联系网，这个密网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和业主，而且控制了最小的资本家和业主；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家集团同其他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分割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结果，就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尽量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如果说现在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那末霍布森早在 1902 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通常都是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替帝国主义辩护，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厚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毫无意义的“改良”计划，例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无耻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即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是一种荒谬想法的帝国主义者，是很少发表意见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这一出

版物中，力图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指出印度的风潮和抗议运动，纳塔尔（南非）的运动，荷属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个人在评论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亚、非、欧三洲受外国统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从属民族和种族代表会议的报告时，对会议上的演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据称，必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统治国应当承认从属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强国同弱小民族订立的条约的履行。除了表示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会议并没有继续前进。我看不出他们对下面这个真理有丝毫的了解：帝国主义同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仅限于反对个别特别可恶的过火现象。”^①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没有“继续”前进，所以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就“继续”后退了，后退到在所谓“科学性”的掩盖下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逻辑”！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

① 见《世界经济文汇》（«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第2卷第193页。

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一批莫希干人^①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做“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格维纳尔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格维纳尔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管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管理自己同时又管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②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表示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那末这种批评就仍然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主张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要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厄什韦葛，也有法国作家维克多·别拉尔，他是1900年出版的那本肤浅的《英国与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所有这些人丝毫没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同帝国主义相对立，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关于巴格达铁路的计谋，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

① 莫希干人是美洲一个已经绝种的民族。“最后一批莫希干人”一语，来源于美国作家库柏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从此，此语就成了最后的代表者的同义语。——译者注

② 见约·帕土叶所著《美国帝国主义》(J. Patouillet: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1904年第戎版第272页。

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研究国际证券发行情况的统计学家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到“国际”有价证券达几千亿法郎时，甚至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做出这样一副天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用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来推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发现这方面进出口的数量比英国进出口总额增加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埃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愿望”，“最好能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来实现”^②。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跟班（也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俄国辩护人）斯彼克塔托尔先生¹²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这个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较

① 见《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第19卷第2册第225页。

② 见考茨基所著《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Kautsky: «Nationalstaat, imperialistischer Staat und Staatenbund»)1915年纽伦堡版第72页和第70页。

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1915年4月那次在内）认为，希法亭的结论是“所有社会党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已经成为过去的、自由贸易时代的政策和仇视国家的政策同更进步的资本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答复、对帝国主义的答复，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不可能是象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①

考茨基在金融资本时代维护“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末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一般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个别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末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么？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商业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程度也就愈高。而且垄断已经

^① 见《金融资本》第567页。

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维护自由竞争的理由，因为自由竞争在产生垄断以后，就不可能存在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复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论断修改一下，象斯彼克塔托尔说的那样，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比英属殖民地同其他各国的贸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他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垄断和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引起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¹³）恰好是那些能够出口的产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种“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贱几倍的价格倾销，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如果说德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比英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要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更高明，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关税政策或殖民地附属关系作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优势，比殖民地疆界或保护关税的城墙更厉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张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民主”的“理由”，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市侩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虽然也同考茨

基一样对帝国主义作了市侩式的批评，但是他对贸易统计材料毕竟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他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国家，也不是单拿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财政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如下：

德国的输出(单位百万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数
对财政上依赖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罗马尼亚……	48.2	+ 47%
	葡萄牙……	19.0	+ 73%
	阿根廷……	60.7	+143%
	巴西……	48.7	+ 73%
	智利……	28.3	+ 85%
	土耳其……	29.9	+114%
总计……			
对财政上不依赖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234.8	451.5	+ 92%
	大不列颠……	651.8	+ 53%
	法国……	210.2	+108%
	比利时……	137.2	+135%
	瑞士……	177.4	+127%
	澳大利亚……	21.2	+ 205%
	荷属印度……	8.8	+ 363%
总计……			
	1 206.6	2 264.4	+ 87%

兰斯堡没有做总计，所以很奇怪，他没有看到：如果这些数字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只能证明他自己不对，因为对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虽然快得并不多（我们把“如果”两字加上着重号，是因为兰斯堡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输出和贷款的关系时写道：

“1890/91年，罗马尼亚通过几家德国银行缔结了一项贷款条

约。其实在前几年，这些德国银行就已经发放这笔贷款了。这笔贷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购买铁路材料的。1891年德国对罗马尼亚的输出是5500万马克。下一年就降到3940万马克；以后断断续续地下降，到1900年一直降到2540万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有了两笔新的贷款，才又达到了1891年的水平。

德国对葡萄牙的输出，由于1888/89年的贷款而增加到2110万马克（1890年），在以后两年内，又降到1620万马克和740万马克，直到1903年才达到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贸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贷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输出在1889年达到了6070万马克。两年后，输出只有1860万马克，还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直到1901年，才达到并超过1889年的水平，这是同承办新的国家公债和市政公债，同拨款兴建电力厂以及其他信贷业务有关的。

德国对智利的输出，由于1889年的贷款，增加到4520万马克（1892年），一年后降到了2250万马克。1906年通过德国几家大银行缔结了一项新的贷款条约以后，输出又增加到8470万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降到了5240万马克。”①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滑稽的市侩说教：同贷款相联系的输出是多么不稳固、不平衡；把资本输出国外而不用来“自然地”、“和谐地”发展祖国工业，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贷款时，克虏伯要付出几百万的附加费，代价是多么“大”，等等。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

① 见《银行》杂志1909年第2期第819页及往下各页。

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再说一遍，我们决不相信兰斯堡的统计是完备的，但是必须加以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彼克塔托尔的统计要更科学些，因为兰斯堡指出了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要议论金融资本在输出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专门地、单独地说明输出同金融家骗人勾当的联系，专门地、单独地说明输出同卡特尔产品的销售等等的联系。随便地拿一般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宣传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①

① 见1915年4月30日《新时代》杂志第144页。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自然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十三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字头代替另一个字头^①，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进步的地方，不过是妄想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其实是英国牧师的谎话，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非战役中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缴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变成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哪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蜜的考茨基的意图如何善良，但是他那个“理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了。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

① 原文 «ультра-империализм»（“超帝国主义”）和 «интер-империализм»（“国际帝国主义”）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两个拉丁语字头（ультра 和 интер）的差别。——译者注

这三个共有六七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张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又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上述亚洲国家，这将会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例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

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和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在后天结成“和平的”总联盟来分割——譬如说——土耳其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现代“商业帝国主义”时代^①。另一个作家则把1870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细亚一带向印度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1885—1902年），为了分割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年的“法索达”事件，——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②。早在1905年，银行“活动家”里谢尔就指出，在意大利进行活动的法国金融资本，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各国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进行斗争等等，于是他写道：

① 见戴维·杰恩·希尔所著《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第1卷第10页。

② 见施尔浩尔所著前书第178页。

“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与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也就必然要粉饰帝国主义，这种情形在他批评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性时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统治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就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发现的国家里，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不断地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性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慢慢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工具。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被它剥削的那些最宝贵的、最有光辉前途的区域中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牌国家也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紧进行的政治反动，然而他没有说明

① 见《金融资本》第 487 页。

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他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最无伤于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例如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该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挚的，政治上是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浸透了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都贯串着一种尽力保持欧洲工人运动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机会主义统一的意图。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主要的垄断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

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那末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表明了垄断是由生产集中产生的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来源，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个人联合”，把持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一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赖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明显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是远在1876年的情形），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分割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

免地到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了。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研究德国大银行的作家里谢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象拿旧时的邮车同现代的汽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异常迅速地成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成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也不反对更“心安理得地”去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从更富足的国家手里，用不单是和平的手段加以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美国最新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的特征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

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的极大的政治上的差别也大大缩小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都带有明显的寄生性的特征。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个别的工人阶层，而且还可能暂时收买相当数量的少数工人，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的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分割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明显的事，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等等，那末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是没有希望的。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必须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叙述最新资本主义

时常用的一些字眼，什么“交错”呀、“没有孤立性”呀，等等；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讲了这种话的同一个里谢尔，却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错”这个字眼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那个过程的最明显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错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错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错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取得数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从原料的依次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末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简单的“交错”；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末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

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错”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况彻底想一番，那末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统一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管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劳动的工作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現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也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①

不用说，这是对马克思的很好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圣西门的猜测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

① 见《社会经济概论》（«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第146页。

注　　释

1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 1916 年上半年写成的。早在 1915 年，列宁就在伯尔尼开始研究各国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从 1916 年 1 月起开始写这本书。这年 1 月底，列宁移居苏黎世，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里继续写这本书。列宁从几百本外文书籍、杂志、报纸和统计汇编中作的摘录、纲要、札记和表格等共有 40 多印张。1939 年，这些资料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印成单行本出版。

1916 年 6 月 19 日（7 月 2 日），列宁写成本书，并且把手稿寄交“孤帆”出版社。出版社里的孟什维克分子删去了书中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把列宁原用的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改为“变成”，“反动性”（“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1917 年初，“孤帆”出版社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刊印了这本书。

列宁回到俄国以后，给这本书写了序言。1917 年 9 月这本书问世。

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意义，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21—224 页。——第 1 页。

2 这篇序言第一次发表在 1921 年 10 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 18 期上，标题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第 5 页。

3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成立于 1917 年 4 月。考茨基主义的组织“劳动友谊社”是该党的主要部分。“独立党人”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替他们辩解，捍卫他们，要求放弃阶级斗争。

1920 年 10 月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党内有很大部分人于 1920 年 12 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一直存在到 1922 年。——第 9 页。

4 斯巴达克派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战争初期，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了一个由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领导的“国际”派。这派又叫“斯巴达

克”联盟。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德国左派，在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没有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他们发挥了半孟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民族自决原则（即直到实行分离，成立独立国家），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而崇拜运动的自发性。列宁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8—313页）、《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和斯大林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6—91页）都对德国左派的错误作了批评。1917年，斯巴达克派加入“独立党人”的中派政党，但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德国1918年11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于同年12月建立德国共产党。——第9页。

- 5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章。——第32页。
- 6 滥设企业者的丑事 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加紧创办股份公司的时期。随着滥设企业而来的，是发了财的资产阶级投机者所进行的骗人勾当，是交易所里的土地和有价证券的投机狂。——第33页。
- 7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从1856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5页。
- 8 列宁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第43页。
- 9 法国的巴拿马案件，是指1892—1893年在法国揭露的被法国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公司所收买的国务活动家、官吏和报纸的大舞弊、大受贿案件。——第52页。
-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344—345页。——第97页。
-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18页。——第97页。
- 12 斯彼克塔托尔，即孟什维克米·伊·纳希姆桑。——第102页。
- 1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6章第2节。——第104页。

В. И. ЛЕНИН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列 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中共中央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商务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50毫米 32开本 3.75印张 86,000字
1959年9月第1版 1964年9月第2版
1974年6月北京第15次印刷
书号 1001·393 定价 0.27元

书号 1001 * 393
定价 0.27 元